

# 译者的话

龙种还是跳蚤

——马克思理论研究在俄罗斯

斯拉文教授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在中国翻译出版了。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这个名字，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苏联时期他曾担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其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和编委会成员，中央教师进修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评论家，哲学博士。目前他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新生活报》主编。苏联解体后，特别是最近十年，他撰写了多部关于社会哲学、当代政治、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之后……》（1997年莫斯科版）、《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200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关于社会主义的对话》（2001年莫斯科版）、《社会主义与俄罗斯》（2004年莫斯科 YPCC 出版社版）等。他目前的学术政治观点属于俄罗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左翼。

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意识形态，当时苏联拥有一大批专门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学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其中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和“如数家珍”。斯拉文教授就是这样的理论家和专家。他理论功底扎实，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



译者的话



重视。他长期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是苏联时期研究经典著作的著名学者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也使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低潮。苏联解体初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俄罗斯当局对共产党人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进行了空前的围剿。一时间，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遭到取缔，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对这些学者来说，痛苦的不仅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更为深刻的是精神生活方面，是在内心的价值观、世界观层面上的困惑和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他们的理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被明确置于非法的境地，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使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真空。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人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政治分野。比如，从前的马克思主义教员布尔布利斯变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急先锋，他最终当上了国务秘书。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被迫改行，或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或彻底离开学术和教学岗位，自谋生路。还在坚持研究的少数学者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既无学术环境，也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可供发表成果的学术刊物和出版渠道，连自身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读者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同时兼任好几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彻底摧毁了原

有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原有的社会财富进行了掠夺式的再分配。社会上很快出现少数寡头垄断富裕阶层，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则陷入贫困境地。但“休克疗法”式改革并没有像它的设计者所预料的那样给人民带来“资本主义的光明未来”，也与广大群众原先的预期大相径庭，结果使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1993年在莫斯科发生了炮轰白宫的事件，同年12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时，处于逆境中的共产党人成功进入国家杜马并组成了较强大的议会党团，这同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时人民的冷漠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无疑也是俄罗斯人民对“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产生失望情绪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选民心目中的威信开始回升的表现，同时，这种现象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出现复兴的迹象。时隔两年，在199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得票率位居榜首，组成国家杜马中最大的议会党团。接着，在1996年6—7月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共产党人候选人久加诺夫成为叶利钦总统最强劲的对手。虽然他最终得票负于叶利钦，但是仍然获得了40%的选票。苏联解体仅5年时间，在俄罗斯就出现了群众情绪左倾的现象，这表明，人们对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感到厌恶，开始以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体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思想。

此后，俄罗斯社会上开始出现某种松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逐渐恢复起来。在俄罗斯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中，一部分人仍遵循苏联时期的官方观点，另一些人则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思考和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如果说，苏联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带有官方垄断和组织色彩的话，那么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带有更多的独立的自愿的学术性质，反映的是学者





的独立见解。这些学者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开始认真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何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崩溃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蓬勃发展？应当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面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斯拉文教授就是这样一批学者中的学术精英，作为俄罗斯左翼学者，在苏联解体后一直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

当时，俄罗斯学者开展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一些左翼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在社会主义的危机面前变成了小学生。在俄罗斯社会野蛮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左翼学者应该用新的态度和新的方式来定义社会主义。面对前辈们建造的、由于内部矛盾的压力而倒塌的大厦废墟，理论家的任务是清理瓦砾，打扫场地，绘制新图纸，但不能把今后还能用、并且应该用的东西扔进垃圾筒。社会主义的复兴应该从理论工作开始。<sup>①</sup>

那时，俄罗斯学者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压制个性、个性完全屈从国家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计划，因此，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左翼学者则指出，马克思和列宁从来都不认为压制个性或全面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相反，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开辟的不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是通向“自由王国”之路，在“自由王国”里，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政权和文化分离的状况完全消失，取代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是能

<sup>①</sup>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杂志1994年第11期第82页。



够保证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自由王国”显然是指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劳动人民不断摆脱社会奴役和克服异化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相当长期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开始沿着增加人的自由、全面发挥人的才能和潜力的方向前进。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崩溃，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在这里发生了变形，成了所谓的“伪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扼杀群众的自由，用“来自上面”的指示偷换群众的自由，因而消灭了群众的自由。所以，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sup>①</sup>

左翼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变异性”问题。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形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背弃马克思主义同时开始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第一个阶段，教条主义盛行，在最后的年代，苏共领导人则开始疏远马克思主义，用各种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偷换马克思主义。结果使“社会主义”的概念“模糊不清”。从哲学和历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逐步克服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社会异化、确立真正民主、劳动人民自治和个性自由的一个阶段。从经济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生产实现社会化、公有制和其他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制的结果。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政权。

对于“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交换和分配的一般文明机制”的问题，左翼学者认为，市场是一般文明的机制，应该受到调控，包括国家有意识的调控。对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私有制完全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才会

<sup>①</sup> 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1995年第3期第26—27页。



有真正的市场”的观点，学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斯拉文认为，市场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和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作用是不同的。市场可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也可以为数万“上层人物”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和市场并不矛盾。而在“市场和计划”问题上，社会主义的经验已经表明，不是计划经济活动站不住脚，而是应该把计划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sup>①</sup>

还有学者提出，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模式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实现的模式，即通过改良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另一种模式是克服了官僚主义变形和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大多数左翼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是无法从思想史或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实践活动中抹掉的。应该根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sup>②</sup>

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研究问题的角度、范围和所阐述的观点十分多样化。他们的研究活动经历了从迷茫困惑到苦苦求索的过程，从埋怨苏联和苏共领导人到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直至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目前，俄罗斯社会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统称为左翼学者，他们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流派。

1. 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主要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一批政治家

<sup>①</sup> 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1995年第3期第28—29页。

<sup>②</sup>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杂志1994年第15期第116页。



和学者。他们仍然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主张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他们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和讨论会，出版一些研究文集等。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奔向自由——20年后看改革》一书就是该基金会对20年前改革的一次回顾和总结。

2. 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是理·科索拉波夫。他们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不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批评俄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自己还编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俄罗斯属于极少数派，只在“正统的”共产党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

3. 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布兹加林和安·科尔加诺夫。布兹加林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曾经是苏共内部“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也是“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其主要出版物是《选择》杂志。在他们周围聚集的左翼学者最多。这些人经常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书籍和小册子。布兹加林教授试图以新的态度和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尝试创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他没有阐明他的理论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界限。1993年11月18日俄罗斯《真理报》上介绍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一次学术会议的文章《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曾在我国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布兹加林教授还是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4. 全俄争取社会主义学者协会。该协会是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起成立的，在俄罗斯76个地区有分支机构。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历史经验，科学地、创造性地反思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团结被剥削人民为争取人民政权、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其出版物是《对话》杂志。该学会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成员。

5. 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学者。这是指那些仍然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但形式上却不属于任何团体的学者。他们经常参加由各种协会、学会和基金会等团体和机构组织的学术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受任何组织的约束。

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中，目前比较活跃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学者。斯拉文经常参加左翼学者的这些活动，在一些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并同其他学者就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论。

目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活动的特点是：既组织本学派的学术交流活动，也积极参加其他学派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且能够自由讨论和争论，参加活动的全都是对理论感兴趣和有一定研究功底的学者，即使不是一个流派，彼此之间也都很熟悉。举办学术活动的形式也很简单：借一间办公室，每人喝一杯茶水，就可以开一次热烈的讨论会。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讨论会安排在下班以后，因此一些人从工作单位直奔会议场所。译者曾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讨论会，深为这些学者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在这些左翼学者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者并不多，而就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著书立说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里既有客观原因，如研究成果不能出版，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无法借此维持生计等等，也有主观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严肃、严谨、深奥的科学，不下苦功夫、不花大气力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斯拉文教授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多

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实属难能可贵。当年斯拉文教授曾是俄共中央委员，是俄共党内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由于和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他于1994年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随后退出俄罗斯共产党。此后，他的工作多次变动，但理论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

最近几年，斯拉文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他认为，长期以来鼓舞和推动马克思为改变现存世界而斗争的社会理想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他结合俄罗斯的现实情况，用论战的形式驳斥了社会上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从源头上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今天在思想上迷失方向，在精神生活中找不到自我的俄罗斯亿万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真实的马克思。自己作为学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个任务。

可以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意见。且不说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者，即使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中，也不乏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发展，同时也是在与形形色色的观点、甚至包括与敌对的观点理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运用他所创造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构想。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在以苏联为首的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斯拉文在书中列举了论敌们诽谤马克思的一些看法并指出，这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将唯物辩证法偷换成形而上学，把历史主义变成历史发展天定论，将自由变成“铁的”必然性，把社会主义变成极权主义，使科学变成宗教和对“人间天堂”的信仰。

斯拉文认为，在苏联时期，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有些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理论观点，或者作教条化的解读，或者力图曲解为苏联传统体制的理论辩护，或者对其科学的思想诋莫如深。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理论界出于当时的境况，有些人力图从反对马克思主义中捞取政治资本，有些人抱残守缺，有些人则力图把苏联模式的弊端简单地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当代许多人企图把马克思变成极权主义政治的理论家和辩护人，而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和历史时遵循的恰恰是非常人道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他的历史先驱者和一些研究人员的所谓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对个人和个人解放的方式的理解方面。

斯拉文认为，同任何人一样，马克思在自己的创作中也难免犯错误。马克思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过高估计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借助于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潜在的资源自行发展的潜力；他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作用，过低估计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但是，这是天才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并没有改变和推翻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的总的预测。斯拉文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思想，还是对马克思论证思想观点中因时代局限和科学局限而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在后来的理

论研究中，都存在着无知的侮辱和误解、误读。目前在世界科学中，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能够使人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经典体系以及与此有关的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反，只有利用马克思的经典遗产，才能够全面理解和评价社会生活的现代过程及其最新的思想流派和价值。

斯拉文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论述：“理想的人道主义和历史的真实性”、“马克思思想的怪异之处”、“理想的起源”、“宗教是‘人民的虚幻幸福’”、“为什么‘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普遍问题？”、“‘自由的人的社会’及其对立物”、“‘真正的历史’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马克思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工人阶级及其使命”、“在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征途中”、“马克思的预见与马克思的错误何在？”、“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兵营式模式的破产”、“同马克思一起走向未来”等。另外，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译者将斯拉文的另外三篇文章：“论‘新’、‘旧’社会主义”、“被无知侮辱的思想”、“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也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在分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时，斯拉文教授提出四条主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没有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没有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三，政权脱离了劳动人民，仅仅代表党和国家官僚的利益。第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这个党在实践中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总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说。如果能够彻底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如果不过早地取消小私有





经济和消费合作社，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而是使社会主义更加民主，这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私有制也同国有制一样，并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有将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获益。这一点不仅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得到证明，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证明了，只有坚持走多种经济的道路，将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首先稳定商品的生产，然后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被彻底消灭。中国经济改革的榜样证明，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历史上是正确的。

斯拉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与反思资本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形态的演变依然没有结束。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能够最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能够找到证实马克思科学思想正确性的论据，比如在使人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现代技术革命中，在要求用科学方法自觉管理经济的蓬勃发展的生产社会化过程中。另外，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和历史思想——使用“普遍的”创造性劳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思想也得到历史的证明。他坚信，不久的将来，将再次掀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热潮，21 世纪初世界和俄罗斯对马克思著作的需求开始升温就证明了这个论断。

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名字在俄罗斯早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培育了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苏联时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是国家教育的必修课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的学说在苏联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苏联解体和苏维埃政权垮台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的名字及其著作被人们完全淡忘了。斯拉文教授这部学

术著作的出版向世人表明，今天的俄罗斯人又开始对马克思的思想感兴趣了。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只局限在学者的小圈子里，其规模根本无法同苏联时期相比。

斯拉文教授的这本书篇幅并不长，但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不管读者是否赞同斯拉文教授的研究结论以及他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理解，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部功底较为扎实的学术著作，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代表作。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经过多年社会动荡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回归马克思的倾向。这对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来说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作者本人将中文版权无偿赠送给译者和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孙宽平博士和策划部主任邢艳琦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选题，立即决定列入出版计划，为本书的及时出版创造各种条件。邢艳琦同志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布哈林研究权威郑非凡老师在百忙中抽时间审读了这本书稿，并对译文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理论和译名方面的问题，及时得到了中央编译局老前辈的指点。译者谨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理论水平有限，译者在翻译这本理论著作时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恳请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孙凌齐

2006年5月于北京



译者的话

# 作者的话

##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与高等院校的一些教师交流的时候，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总是这样对我说，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完全属于19世纪，与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去甚远。对这样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具有其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与反思资本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尚未结束。我坚信，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能够最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生命力。因此我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掀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热潮。出现这种热潮的原因有三：其一，经典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过这种可能性；其二，俄国再次出现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特有的一切消极后果；其三，西方著作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替代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理想。时间充分印证了下面这种推测：21世纪初世界和俄罗斯对马克思著作的需求开始升温。

与此同时，批评马克思的作品也在不断增加。实际上，苏联后时期出版和再版的所有著名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出版物都充斥着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若想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继续影响现代舆论的，只要知道卡尔·波佩尔、雷蒙·阿隆、弗朗西斯·福山这些外国学者的名字，或者了解一下无数再版的上世纪俄罗斯思想家的著作，如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鲍·维舍斯拉夫采

夫、伊·伊林等人的著述，就完全清楚了。

至于今天俄罗斯各种媒体对马克思的批评，我在此无需赘述，因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批评的水平之低，超乎所有公认的标准。他们对马克思大肆诽谤，在他们看来，苏联出现古拉格群岛也是马克思的过错，《资本论》的作者几乎成了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根源，马克思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等等。任何一位了解马克思生平和创作的、思维健全的研究人员都清楚，这些诽谤之词与真正的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说明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是多么的无知，或者是他们在公开表明自己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取向。

我认为，无需在前言里赘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敌们反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具体言论（我要在正文中加以论述），但是，显然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对近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批评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有鉴于此，我不打算像通常那样写前言，只是想复述一下我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哪些过时了，哪些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中阐述的几个观点。

我在发言中指出，当今最流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原因已经死亡。”这是美国著名学者卡·波佩尔1992年在他的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俄文版序言中提出的。<sup>①</sup>但是，研读他的著作后你会发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在阐述中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将唯物辩证法偷换成形而上学，把历史主义变成历史发展天定论（историцизм），将自由变



<sup>①</sup> 参见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2卷第478页。



成“铁的”必然性，把本质变成应有（долженствование），把社会主义变成极权主义，使科学变成宗教和对“人间天堂”的信仰。

波佩尔的观点同哈特曼一脉相承。<sup>①</sup>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以能够预见遥远未来的社会科学而自居，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史并没有为这种预见提供根据。在他看来，历史是由单个事实组成的。在历史中，未来并不是产生于“过去”，“过去”总是在“今天”结束<sup>②</sup>。历史是人们主观活动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发展某种客观规律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规律。

不难理解，这种论断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活动和历史客观规律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把历史客观规律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机械规律，他们割裂单个事实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把它们对立起来。但是，单个事实和人们的行为总是反映共同利益和一般规律的，正是这些利益和规律使历史变成科学。规律——这是现存世界中各种现象不断重复的联系，历史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历史现象的独特性并不排斥它们与其他独特现象之间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具有重复性。

马克思的现代批评家同他们无数的前辈一样，无法解决历史中主观与客观关系这个老问题。他们认为，如果确实存在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历史客观规律，为什么还要进行革命活动来改变资本主义和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呢？形象地说，既然肯定要发生月全食，你为什么还要促进它的发生呢？<sup>③</sup>这种形象说法的背后掩盖

① 参见Л. М. 哈特曼《论历史的发展》1911年莫斯科版第4页。

② 参见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第2卷第486页。

③ 参见鲁·施塔姆勒《从唯物史观看经济与法》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6—8、92—109页。

着无知，即不知道历史并不是受机械作用的影响，而是受一代又一代人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影响。对于若干代人来说是本能目的的活动，而对于另外几代人来说则可能是偶然的結果。

历史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与人们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客观规律。甚至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唯物史观的范畴，也不是“超人类”的力量和关系，而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力量和关系。革命活动也是如此。没有革命活动，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铁的”必然性不仅不再是“铁的”，而且也完全不再是必然的。

俄国一位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鲍里斯·维舍斯拉夫采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在于，它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错误地联系起来。<sup>①</sup>因此，马克思主义使问题复杂化。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不成立的：或者要辩证法，或者要唯物主义，或者要没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或者要没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哲学是普遍的科学，而普遍的东西总是观念的，因此，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带有自身的矛盾。于是，在维舍斯拉夫采夫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然失败。

但是，这个结论未免作得过于仓促：因为哲学作为普遍的科学完全可以是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普遍”的概念不仅有观念的，而且也有纯属物质的内容。这个概念存在于现实之中，一方面是个别的或特殊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唯物主义哲学探索的就是这种现象。正因为如此，列宁号召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众经验。

观念的和现实的，应有的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大致如此。马克



<sup>①</sup> 参见鲍·维舍斯拉夫采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贫困》195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5页。



思主义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成为或者理想，或者科学。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木头的铁”。科学不考虑“应有”这个问题，科学不能提出各种理想。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应有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相容的东西。而事实上，应有的和存在的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当然首先研究存在的、真实的东西，但是应有的并不一定总是和存在的、真实的东西相矛盾。不仅如此，应有的可以成为存在的、真实的事物的自然表现和继续。应有的事物产生于存在的事物。应有的是未来的存在。在这方面，需要专门讨论价值问题。

右翼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认为，当代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系列伦理价值，诸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民主”等，与现实没有直接的联系。<sup>①</sup>对社会主义的这种阐释使我想起康德著名的以“绝对命令”为代表的绝对应有的理想。虽然这种理想也调节人们的关系，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由此也令人想起一则关于共产主义的笑话：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只能接近、但却永远也达不到的地平线。在这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像康德的观念一样，已经被形式化、抽象化，脱离了现实，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sup>②</sup>我认为，这种理想和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至少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但是，对上述价值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从内容或物质方面来研究价值。

例如，关于“自由”的价值。这难道只是认识和伦理方面的价值，或者某种更大的价值？按照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观点，自由是

<sup>①</sup> 参见威·艾希勒《伦理现实主义与社会民主党》1996年莫斯科安塔尔出版社版。

<sup>②</sup> 参见П. 诺夫哥罗德采夫《论社会理想》1917年莫斯科版第1册第26页。

认识到的或意识到的必然。斯大林的解释也是这样。我们在学校时已经熟读了这些原理。但是，实际上并非这样简单。例如，一个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时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仍然被锁链束缚。只有挣脱锁链，他才能够成为自由的人。这就是说，自由不是对必然性的简单认识，而是能够导致现实行动的那种认识，或那种能够控制局势和关系的认识。没有物质内容的自由价值只不过是认识的一种游戏而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权问题始终是革命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批评家至今也不明白，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这个社会最深刻的基础上的，以此为基础，可以对社会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最终又会导致劳动的解放和在社会中确立以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活动为特征的“普遍劳动”。

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关于必须让普遍劳动获得发展空间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预言在今天完全得到证实。在20世纪末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普遍劳动”正在以充满矛盾的方式逐步形成。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体力劳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以及人类墨守陈规的活动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所取代的过程，已经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马克思有两个有代表性的历史观点。第一个是传统的观点，把历史视为五种著名的历史社会形态的替代过程，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封建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今天，这个观点正在受到所谓的“文明观点”的激烈批评。我不想卷入这场争论，只想指出一点，代表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的“文明”概念几乎完全脱离了历史过程及其整





个进步方向的一致性。

马克思还有一个更普遍的历史观点。这就是与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三段论：从过去人的不自由，经过今天对物质的依附，走向未来的人的自由。这个具有深刻人道主义内涵的历史观既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刻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即实现自由的人的社会的深刻哲学基础。也就是说，历史归根结底是人们通过消除劳动、财产、权力和文化的异化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运动。

现代历史大体上“演出了”三种历史发展模式，即以市场生产的效率和忽视社会因素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模式；实现人们的社会保障思想、但受到生产效率问题困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行政命令经济、集中计划和平均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无论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模式，都没有解决劳动的雇佣性质和人与财产、权力和文化的异化问题。能够解决这种异化的模式正在产生之中。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人将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人不再是雇佣奴隶，人将成为自由的、具有创造精神的个体。

可以设想，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建立在人类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所创造的统一的技术基础之上的一体化结构。事实上，如果在不同的国家具备相同的生产力和现象，诸如卫星、宇宙飞船、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因特网、高等教育、科学等等，就会形成人们之间与之相应的相互关系。这将是统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包罗万象的文明，这种文明将集中体现历史发展进程所证明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种文明中既能够实现效率，又能够实现社会公正，既有现实民主，又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只有那种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成为其他一切人团结和自由的条件的人的联合体，才能

够适应这种文明。马克思把这种联合体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至于未来的人们如何称呼这样的社会，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作者的话



作者的话



# 第一章 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①</sup>

马克思



题词中的这段话揭示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这是众所周知的理想。但是，迄今为止，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拥护者，也都没有正确理解这个理想。

人们在谈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时经常引用他下面这段著名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②</sup>与此同时，到底是为什么和为了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需要改变世界呢？——这个问题则被推到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鼓舞和推动马克思为改变现存世界而斗争的社会理想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那么，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 理想的人道主义与历史的真实性

首先应该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理想与流行的康德的理想观有根本的区别。康德的理想观是形式上的道德规范，它规范人的生活，但根本无法达到。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则不是脱离生活或超越生活的理想：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成熟和完善的形式。它是现实社会的趋势在人或人的群体的意识中的反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变为历史发展的主流。马克思认为，社会理想是未来在现实的雏形。作为消除现实矛盾的完善的未来形象，社会理想决定着人、集团、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的行为。这个理想不仅是可以实现，而且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谈到这种理想的起源或实现这种方式时指出：“……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应有的”，不是形式上的道德规范，而是在未来“存在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是从自己的社会理想的角度来反思人类历史和预测其发展的。与旧的直观唯物主义观点不同，马克思称自己的观点为“新唯物主义”。<sup>②</sup> 新唯物主义不是从直观的、而是从人的活动、从实践方面去对待现实。

从最普通的形式上看，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意味着在未来出现能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够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①</sup>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解放”，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sup>②</sup>这种理想只有在资本主义后时代才能够实现，因为那时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无阶级的关系将取代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是在文明的初期产生，在资本主义时期达到繁荣的，同样，个人的自由也是在阶级社会的核心作为例外产生的，它将在阶级消失后的时代成为常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代许多人企图把马克思变成极权主义的思想家，而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和历史时遵循的恰恰是非常人道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他的历史先驱者和一些研究人员的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对个人和个人解放的方式的理解方面。

如何理解人？他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自然物，还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独特的社会或者甚至是人类的缩影？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类思想史对这个问题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像解析希腊神话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把人视为孤立的自然物。第二个答案，也是马克思所推崇的答案，认为“社会的人”是解答历史之谜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把人抽象地视为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自然物的做法是人在社会中异化的结果，这种结果使人不能从每个单个的人身上看到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历史的个人。<sup>③</sup>遗憾的是，对人的这种抽象理解至今在许多社会科学学者和政治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89页。

③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60—162页。



头脑中仍颇有市场。在他们看来，人仍然是独特的“原子”，是封闭在自我世界的单独的个体。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sup>①</sup>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②</sup>应该认识人的本质，并根据人的本质改变或组织现存世界。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介绍了对待人的态度上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同那些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异化关系、将人的社会本性扭曲和歪曲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马克思就此写道：“……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sup>③</sup>

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异化的矛盾是迟早必须解决的矛盾，是由历史来“消除”的矛盾。“消除”这个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社会理想的过程。对此，当代哲学家卡·康托尔做了精辟的阐述：“人的创造力、自由和伟大（作为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千百万人的软弱、奴性和渺小之间的矛盾——这正是马克思苦心研究的问题……马克思开始于黑格尔完结的地方。黑格尔比较容易：他归纳了历史。而马克思则想在这个历史中看到实现未来的可能性，即在未来中，作为类的自由和作为个体的不自由之间的鸿沟将被克服。”<sup>④</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2页。

④ 卡·康托尔《历史的双重螺旋线。折射主义的史学观》，2002年莫斯科版第1卷《斯拉夫文化语言》第816—817页。



马克思将克服了社会异化和由真正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直接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他把向这种社会的运动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消极和无谓的、而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sup>①</sup>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sup>②</sup>。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sup>③</sup>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④</sup>，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sup>⑤</sup>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扬弃”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漫长的”过程。<sup>⑥</sup>

马克思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的各种历史表现形式：从温和民主的形式到强硬的独裁形式。马克思警告说，不要把“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sup>⑦</sup>，或者是“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的共产主义<sup>⑧</sup>，同“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sup>⑨</sup>的共产主义混淆起来。马克思认为，只有后一种共产主义才是人的自我扬弃，是“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sup>⑩</sup>马克思正是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7页。

② 同上，第3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0页。

④ 同上。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1页。

⑥ 同上，第347页。

⑦ 同上，第297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同上，第298页。



这种共产主义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把它视为“是历史之谜的解答”。<sup>①</sup> 这种对共产主义和人的认识与别尔嘉耶夫之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完全不同的。别尔嘉耶夫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简单的“经济功能”。<sup>②</sup>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使未来的、非异化的“人的社会”更加具体化，这个理想始终是所有左翼运动反对建立在人的异化、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最终目标，在此已无须赘述，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或“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这是一种人们相互补充、相互塑造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建立标志着自发的“人类史前阶段”的结束和“真正的”、即自觉创造的历史的开始，在这一历史阶段，理性、自由、公正和团结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这种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③</sup> 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就认为，当各个国家建立了以消除人的异化和剥削、宗教和民族隔阂、崇尚暴力、个人利益和金钱至上等文明弊病为目的的各种行会、协会和组织之际，人类才开始向这种社会运动。

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必须对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取得的全部社会成果和遭受的损失进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指出的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正确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过去发生的那些社会革命，不仅有一系列“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而且还有各个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297 页。

② 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党主义的起源和内涵》1955 年巴黎版第 146—14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297 页。



本主义国家内部许多正在不断成熟的过程。譬如，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作日已被压缩到8小时以内，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一体化、自动化和信息化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以及各国和各族人民联合的倾向也在继续发展中。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这些知识就其普遍性而言，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关系是矛盾的。今天，马克思预见到的这些趋势迫切要求公民社会对市场的自发性和资本的流动情况进行监督，自觉地对待自然界，消除人类生活中的战争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社会、民族和精神奴役和人的异化。这些要求的实现也意味着向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的运动。

与此同时，马克思逝世后历史时代的发展表明了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即向“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的运动充满了矛盾，而且也并不像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及其继承者所希望的那样快。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的鼯鼠”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掘进，但是，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障碍、死胡同和倒退的运动，在本世纪内，它还需要绕过或克服这些障碍和死胡同。遗憾的是，目前的社会进步还停留在“恶魔”吸食被扼杀者头骨的阶段。只有思想盲目的人才不愿意看到，现代社会仍然是充满侵略和贪婪竞争的世界，是社会冲突频繁和国际冲突不断的世界，是充满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世界，是仍然靠恐怖和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的世界。不仅如此，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扩散的形势下，现代世界仍然是非常脆弱和不可预测的。如果人类文明不能及时改变并消除这种脆弱的基础，文明就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因此，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选择——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野蛮，在本世纪里又增加了新内容：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



择人类文明的终结。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众所周知，如今在“体面的社会”里，人们通常不谈论社会主义，就更不用说谈论共产主义了，因为人们往往将这些概念与苏联及其他以专制的形式对待单个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敌人恰恰企图把这种“粗暴的”或“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当作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但是，这只能与真理相去甚远。马克思认为，国家专制主义是中世纪社会的标志或残余。他写道：“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sup>①</sup>如果最高统治者把全部国家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人们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本质，变为这个统治者的奴隶。这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的理想是完全矛盾的。在“人的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传承，从而表现出人的社会本性。因此，马克思普遍反对与人的人道主义本质相悖的国家和政策。

## 马克思思想的怪异之处

在今天的俄罗斯，马克思这位真正天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名字，通常成为批判和讽刺的对象。甚至连俄罗斯总统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譬如，他在会见到俄罗斯来访问的西方金融家时就“开玩笑说”：“听说，经济学家恩格斯到俄罗斯来了，但马克思没来，这很好。”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笑话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原来，这位姓恩格斯的金融家非常敬重《资本论》的作者，而且随身带着马克思的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8页。



与国外学者和哲学家不同，在“新”俄罗斯，很少有社会学家想真正理解或客观评价马克思的观点和理想。马克思的著作往往被遗忘或遭到粗暴的歪曲。“激进民主派”掌权后，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讨伐。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从图书馆搬走，或者把这些书与黄色文学作品一起当作垃圾烧掉。甚至连当年沙皇书报检查机关都放行的马克思著名的《资本论》，不久前也被新俄罗斯年轻的狂热分子、“共同前进”运动宣布为“威胁社会道德”的作品。众所周知，只有法西斯当年才对马克思的书籍做过这样的评价。

为什么在一个不久前还阅读马克思、尊敬马克思的国度，在一个正在进行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度，会对马克思采取如此变态的反应？我认为，答案很清楚。在“新”俄罗斯，许多人回避马克思，是因为1991年8月以后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不再给他们带来物质、政治和精神上的利益。有趣的是，最疯狂地反对马克思思想的恰恰是那些多年宣传马克思思想的人。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某种罕见的反向蜕变的现象。至于那些所谓的“光明的资本主义明天”的积极建设者们否定马克思，就更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他们甚至不想听到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现象的说法。他们像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一样，认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永恒现象，是某种“历史的终结”，而社会主义是已经过时的“社会空想”。

至于这种论断是否正确或荒谬，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但是，现在应该承认一个历史事实：只要存在资本主义，马克思就会使许多人感觉不舒服。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指出，货币和市场——这些如今令许多俄罗斯“智囊们”极力推崇的东西，正是人的关系相对不发达的证明。马克思认为，这些现象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



免的，但不是永恒的。它们在演变过程中迟早要让位给“普遍的会计制度”和直接的“人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对物质财富和货币的占有（而这正是今天“新俄罗斯人”及其本阶级的“智囊”兄弟们所追求的），而是人的智慧、能力和天赋。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社会理想时写道：“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sup>①</sup>

在阅读这段文字时，我始终有一种感觉，似乎这些文字是今天写成的，而不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写的。马克思思想的怪异之处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显而易见，在后工业社会形成的条件下，对人的创造能力的需求开始逐渐排挤对体力劳动力买卖的需求。我们亲眼看到，体力劳动者的比重在减少，服务行业、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者的数量在增加。今天，恐怕谁都不会否认，人的信息量、知识水平及其创造能力和交际能力在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开始日益占据主要地位。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知识这种东西“是没有交换价值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9—480页。



的”。<sup>①</sup> 这个说法同当前反对全球化运动者提出的口号：“世界——不是商品！”很相似。他们号召各国和各民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把市场关系绝对化、单纯追求消费理想和自私自利生活方式的人联合起来。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会不断高涨，尤其在生产的全面自动化、工作者的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增加的条件下更是如此。这些客观进程迟早会导致建立在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服从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和这个理想所证明的现代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一般结论。

目前最流行的歪曲马克思社会理想的观点是，似乎马克思非常热中于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事实上，这种论断是不准确的，而且是错误的。当然，作为学者，马克思追随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也承认在对抗性的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历史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坚信，这种斗争迟早会导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其实，这一点已经被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所证实。与此同时，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某种“永动机”。相反，他认为阶级斗争具有过渡的性质。他曾经同恩格斯一起写道：“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决不能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获得这个胜利只是在消除自我和自己的对立面。”<sup>②</sup>

工人运动和整个左翼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而是消灭任何形式的暴力和社会奴役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最完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294页。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 宣言中这段经典论断是马克思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最简练、最准确和最科学的定义。

应该指出的是，这是包含自由主义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精辟而言简意赅的表述，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提出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所有的批评通常只是针对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途径，但是往往又忽略了论述这个理想的实质、逻辑和论据，而且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大量研究成果。

## 理想的起源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且要更充分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进程。

毋庸讳言，马克思是在同当时各种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激烈辩论中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在这里，他依据的是他自己发现的辩证唯物史观。在每一次论战中，辩证唯物史观与马克思论敌的唯心主义或教条主义方法都是根本对立的。在这方面，他同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这场争论，不仅马克思的敌人，就连马克思的虚假的朋友们也都没有完全理解。

下面我将力求简要地考察马克思社会理想产生的过程，以及马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克思的社会理想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是如何阐述的。

早在1843年，年轻的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谈到创立哲学和科学的新学派。这个学派不仅应该回答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应该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个学派中，不应该像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作者卡贝或魏特林之流一样用教条主义的方式预见未来，而是应该通过批判地分析自己所处的“现代”世界，即通过批判现实中曾经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社会、国家和宗教，来推断出“新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sup>①</sup>

马克思指的是什么样的“过去的思想”呢？我认为，他首先指的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在自己的著作中捍卫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的天才的思想家。这里也包括古希腊天才的哲学家的思想，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思想家的思想，19世纪初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年轻时研究过古希腊哲学。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在写作论文时就已经是一位民主的彻底拥护者了。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历史雏形。

显然，不能认为马克思是机械地把过去搬到未来。他肩负着成熟的历史感，因此十分清楚地知道，古希腊人自由民主的思想，对美好的感觉，只能在当时的奴隶制基础上发展。他后来曾经说到，古希腊艺术的魅力恰恰说明，“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6页。



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sup>①</sup>

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和政治观尤其吸引年轻的马克思。他称赞伊壁鸠鲁，说他的原子具有自由运动的属性，常常不由自主地偏离预定的轨道。他推崇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政治见解，认为这种见解与德国人把人视为“国王的忠实臣民”的人的哲学观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马克思写道：“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但是，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sup>②</sup>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同当时德意志人关于人的尊严、自由和民主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而这曾经是古希腊人的观点。由此看出，他要用民主国家取代等级制度，因为在等级制度下没有任何自由和人的尊严。

应该指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政治圈始终被哲学家理解为“普遍的”圈，亦即指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人也就被理解为政治个体（zoon politicon）。但是，马克思认为，野蛮的世纪把人变成了庸人。在君主制度下，人和国家的庸俗本质表现得尤其明显。马克思写道：“……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王始终只是庸人之王。”<sup>③</sup>“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在那里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在那里就根本不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3页。

② 同上，第47卷第57页。

③ 同上，第60页。



人。”<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讲，19 世纪的德意志是典型的庸人国家，用马克思的话说，它的核心就是“无人性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庸人制度的所有敌人，即那些“思考的和受磨难的”人，应该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个世界。

马克思认为，等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君主制国家为代表的普遍的政治圈同等级的私有性质的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消灭等级制和君主制，就像 18 世纪末法国人的做法一样。因此，马克思主张用法国的共和制和美国的民主制代替德意志的君主制。他写道：“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就像对自己的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法律是人的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形式中，人是法定的存在。”<sup>②</sup>毫不奇怪，拥有这种思想的马克思不可能长期在君主制的德意志生活，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德意志，移居到法国。

但是，马克思不久就明白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制度是无法解决人的解放问题的，因为还保存着人与财产、劳动、权力和文化的异化。这个社会用私有者利益的特权取代中世纪社会的等级特权。结果就出现一个矛盾：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与政治、与国家的一般事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亦即是社会的个体，与此同时，作为私有者，作为宗教的人，作为职业技能单一的人，他与国家、政权的公众性质又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试图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分析当时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品来探索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应该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民族在发展和认识生活各个领域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在英国，经济占优势。在法国，政治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59 页。

② 同上，第 3 卷第 40 页。



优势，而在德意志，精神领域即哲学和宗教占优势。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研究自己的社会理想时，首先研究的正是哲学和宗教问题。他认为，哲学和宗教问题最充分地反映了人的精神上的异化。

马克思在分析 19 世纪德意志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矛盾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阐述法和宗教问题的著作。他在批判地研究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得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即只有当自己的哲学思想成为现实时，德意志在自己的发展中才能达到“人类的高度”。这段话应该如何理解呢？

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宗教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完成于对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认识上。下面这段引文既表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也论述了马克思实现其社会理想的过程。马克思写道：“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①</sup>

这些反映马克思政治和革命气质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不仅受到德国唯物主义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以及与前者有联系的圣西门、勒鲁、傅立叶、欧文等思想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这些思想家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自然界，不如说是政治。马克思在自己的批判性著作中正是发展了他们学说中的这个方面。在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自己在哲学和社会思想史中地位的尝试。

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俩第一部合作完成的著作《神圣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207—208 页。



家族》中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拥护者，他们的人道主义观点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个流派相吻合。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社会主义者和皮埃尔·培尔、培根、霍布斯、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认为，这些唯物主义者给作为宗教信仰基础的形而上学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证明，“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可能存在“无形体的物体”和脱离物质的思维，以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而“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sup>①</sup>

他们在强调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密切联系时写道：“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sup>②</sup> 如上所述，他们从这种“必然的联系”中得出的结论与他们自己的社会理想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这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sup>③</sup>。他们在论述这个结论时写道：“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sup>④</sup>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从前那些青年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64页。

② 同上，第166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同上，第167页。



尔派同事的唯心主义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判，并对自己以往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某种清算。后来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项工作的继续。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们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但是，这个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早在自己的《德法年鉴》那些文章中就已经提出了。那些文章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而写的。鲍威尔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反驳文章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种批评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当前的俄罗斯来说更是如此。最近以来，俄罗斯的宗教传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扭曲。马克思认为，这种宗教热的原因是“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sup>①</sup>

马克思坚信，用纯粹的政治手段既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解决宗教问题。当前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民族之间和教会之间的冲突，证实了马克思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证实了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在消除了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后，任何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而且，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sup>②</sup>才能完成人的解放，即摆脱了宗教和各种表现形式的个人利益的束缚。马克思在这段话中第一次揭示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所必须的那个主要条件。

但是，我们还要仔细考察马克思对宗教的态度，因为这在很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74页。

② 同上，第189页。

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待世界的人道主义观点。

## 宗教是“人民的虚幻幸福”

马克思虽然在年轻时曾经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宗教批评家了。如果说从前他心目中关于人的个性的理想是基督，现在则换成了普罗米修斯。在他的世界观演变过程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分析基督教的哲学著作对他产生的影响最大。他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之后的“真正理论革命”。<sup>①</sup>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上，表现在他不了解历史和社会历史实践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sup>②</sup>

在研究马克思创作的学者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完全受费尔巴哈及其崇拜抽象的人的观点的影响。很难让人苟同这种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论证自己的社会理想时只是在语言风格上与费尔巴哈的用语相吻合。虽然从词汇的表面风格上来看，马克思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或“现实的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原则性区别的。问题在于，费尔巴哈根本不了解社会环境和劳动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意义。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纯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1页。



“自然人”。他甚至认为人们的职业素质也是与生具有的。费尔巴哈追随柏拉图，认为人一出生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种划分不是在劳动的社会分工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活动的、劳动的、社会的人，在劳动和交往过程中不仅改变自己的外部特征，也改变自己内在的社会特征。

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完全不了解社会生活中社会不平等产生和消失的物质原因。譬如，对费尔巴哈来说，只有死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人死之后乞丐和国王、工人和资本家就都是一样的了。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首先是指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原因的过程和在此基础上争取人在社会所有方面的彻底解放。

费尔巴哈之所以不了解人的社会历史本质，是因为这个本质掩盖在异化的私有制关系的外壳之中。马克思突破了外壳，从而证明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sup>①</sup>因此，马克思主张在未来“废除”异化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还原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社会的理想”。<sup>②</sup>谈到费尔巴哈以“对人的博爱”的胜利为标志的社会理想，可以说，他对这种社会理想的论证还没有超出以纯粹唯心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关系的框框。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用尘世的起源来解释宗教的内容（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他运用这种观点从人类学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宗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从这种批判中吸取了许多东西，并且又在此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如果说，费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257页。



巴哈证明了宗教的尘世渊源，但是不能够回答为什么人们要为自己创造神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则充分解释了宗教在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即人们想通过不现实的方法解决人的生存中面临的尖锐矛盾。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sup>①</sup> 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费尔巴哈把“天国”从天上转到了尘世，那么马克思则恰恰相反，证明了宗教是从尘世中产生的，是从社会生活的矛盾中产生的，关于“天国”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如果说费尔巴哈在否定传统宗教的同时主张用以“博爱”为核心的世俗宗教取而代之，那么马克思则指出了彻底消除宗教的现实途径，即消除人的社会异化和精神异化。

“宗教”的概念指的是人们与上帝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表现的是人与社会联系的异化形式、人的社会本质和实质。譬如，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基督既是异化的上帝，也是异化的人：上帝的意义是他创造了基督，而人的意义也是因为他创造了基督。这种对人的异化的幻象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认为，产生这种幻象是可能的，因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sup>②</sup> 也就是说，在宗教里个体和社会、个体和人类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和有机的联系。

宗教中的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替代现实世界的精神境界。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point - d hon-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

② 同上，第3卷第199页。



neur ], 它的狂热, 它的道德约束, 它的庄严补充, 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sup>①</sup>。现实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灾难和不幸越多, 宗教及其所特有的解决这些矛盾的虚幻的方法对于人来说就越重要。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是注定要死亡的, 那么在宗教中人却可以获得永生; 如果说在尘世间他是受压迫的, 那么在天上他却可以获得充分的自由;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充满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 那么在宗教的彼岸世界里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在上帝面前既没有古希腊人, 也没有犹太人, 既没有穷人, 也没有富人。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 宗教是以虚幻的形式再现人们对真正的人的幸福、真正的人的关系的渴望。因此, 马克思绝非偶然地说,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心境”。<sup>②</sup>

人们常常把马克思表述得不十分准确的一个公式归结为马克思给宗教下的定义: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③</sup> 从这个公式可以得出结论, 有人要把宗教强加给人民。马克思不否认宗教可能是“自上而下”地从政治上“强加”的结果, 但是, 马克思同时也证明, 是人民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宗教, 并把宗教作为逃避生活和无法解决的那些生活矛盾的精神手段。下面是马克思的原话: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④</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9页。

② 同上, 第20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所理解的宗教与那些流行的观点<sup>①</sup>，即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宗教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也不可能成为那些好斗的不信神的人的“精神先驱”。众所周知，这些人不是与产生宗教的原因斗争，而是与信教的人们斗争，从而更助长了社会中的信教热。

某些思想家为了贬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过去和现在始终都在宣传一种观点，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人的死亡和生命完结的问题。他们认为，死亡是个体生命的注定命运，对此，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提不出任何与之对抗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这样写道：“对此，社会主义者能够说什么呢？他们能够提出什么理论来反驳死亡的普遍事实呢？我断定，他们什么也提不出来。”<sup>②</sup>

问题在于，在马克思的批评者和论敌看来，宗教是克服人的生命完结的惟一手段。<sup>③</sup> 他们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宗教作为满足人们对永生的永恒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它的产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那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复杂问题持什么态度呢？

第一，我们与费尔巴哈等直观唯物主义者不同，并不把人的死亡和疾病看作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事情。他们认为，疾病是“生命的

<sup>①</sup> 尼·别尔嘉耶夫《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929年华沙善良出版社版第29—32页。

<sup>②</sup> 参见B.埃恩《为逻各斯而斗争》1911年莫斯科版第22页。

<sup>③</sup> 参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社会主义是积极的学说》2003年莫斯科YPC出版社版第129—133页；尼·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1951年巴黎版第155—157页；П. И. 罗戈金《存在来世吗》1968年旧金山版第13—15页、138—176页。



自由受到限制”。<sup>①</sup> 疾病的原因是可以认识的，因此也是可以消除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把人视为社会存在物，认为人的死亡取决于社会本身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成就。马克思认为，“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sup>②</sup>

人的死亡和永生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和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个体的完结，它的死亡取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控制人赖以生存和劳动的生物和社会进程。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为人类所有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人的生活水平和长寿程度最终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科学的实际应用。这里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界限。马克思说：“尽管生命会死亡，但是死亡却不当生存。”<sup>③</sup> 人的全部社会实践必然不断地将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不排除一种可能，在第三个千年将会有足够的根据来解决人的复苏问题，今天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隆和动物的人工繁殖领域的成就。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就如同形形色色的“普罗米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77页。

② 同上，第3卷第302页。

③ 同上，第1卷第177页。



斯派”<sup>①</sup>和“生物宇宙主义派”<sup>②</sup>所想像的那样，潜在的自然界将不再威胁人类的生存。只要自然界还存在没有被认知的领域，还存在不受影响控制的社会，死亡就将伴随人类的生存。但是，死亡的“自然性”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而且仅此而已。在人类实践的熔炉中，自然的东西将逐渐变成受人控制的东西，而且未来也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未来将不再有宗教存在。人将努力争取此岸的无限长寿和道德的永生以代替彼岸的宗教的永生。

马克思在揭示宗教的物质和社会根源时认为，只有摆脱这些根源，才能够谈论宗教本身的历史消失问题。他写道：“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sup>③</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自己对宗教的反思时，把宗教的历史性消失同透明的理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sup>④</sup>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以科学的哲学的态度认识宗教现象乃是认识社会生活中许多其他现实问题的基础。马克思时代在德国存在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就

① 普罗米修斯派起源于“普罗米修斯”出版社。该出版社是1907—1916年活跃于俄国彼得堡的一家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学、俄国历史、文学史、小说等方面书籍。——译者注。

② 生物宇宙主义派起源于《生物宇宙主义学家》杂志。该杂志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生物宇宙主义者组织的机关报，1922年开始出版。其基本原则是给人及其创造活动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直至可以自由地在宇宙活动，把人的活动影响扩大到整个宇宙，使人永远不死。——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页。

④ 同上，第44卷第97页。

是“犹太人问题”。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尖锐的问题。

## 为什么“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普遍问题？

19 世纪初德国“犹太人问题”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列原因决定的：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是基督教。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这个国家的任何人，如果信奉的是非基督教，那就就会被认为是价值不全的人。

如上所述，当时的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曾仔细研究了“犹太人问题”，并试图通过研究独特的犹太人宗教——犹太教来研究“犹太人问题”。鲍威尔坚信，“犹太人问题”是由这个宗教的特殊性决定的。他认为，犹太教把犹太人变成与其他民族隔绝的封闭的群体。鲍威尔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犹太人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较之基督教已经过时；第二，同基督教徒一起意识到所有宗教意识的虚伪，以无神论者的意识取而代之。

相反，马克思认为，单用批判地分析犹太教的方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没有前途的。他称鲍威尔的论断是唯心主义的。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试图在社会意识和政治范围内解决“犹太人问题”，这样做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至于无神论，马克思认为，它是宗教的对立补充，没有宗教，无神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无神论为“最高的有神论”，是“对神的否认”<sup>①</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 卷第 141 页。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时，对这种无神论进行了批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也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它最多是取缔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统治地位，使社会中的所有宗教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即把宗教变为公民个人的事情。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对宗教就是采取这样的政策。

马克思坚信，把宗教变为个人的事情并不能解决宗教本身对人的奴役问题。只要宗教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还存在，宗教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从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通过分析传统的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指出了在事实上实现人的解放，使人摆脱社会、精神，包括宗教等各种形式的异化的途径。

特别是继鲍威尔之后，马克思也批判地分析了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但是，与鲍威尔不同，马克思关心的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日常的犹太人”<sup>①</sup>。他从犹太人的实际活动中探索犹太教的基础。在这方面，马克思提出的是非传统的问题，得出的是非传统的答案。他曾经说：“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正是金钱使犹太人仍然可以控制那些形式上他们并不掌握政权的地方，控制那些使他们的宗教受到（比如）基督教的严格限制的地方。马克思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犹太人控制了整个世界，犹太人特有的自私自利和崇拜金钱的风气就会成为公民社会的普遍特征。用马克思的话说，金钱——这个“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居高临下地排斥一切其他上帝，并把他们变为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1页。

② 同上。



甚至基督教，虽然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精神境界，也不得不服从金钱世界的规律。马克思曾经举例，在美国的基督教教堂里有人贩卖圣经。而现在最鲜活的例子莫过于东正教教会通过贩卖香烟和宗教圣物来赚取金钱，如此等等。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并非因为神学家把犹太人视为“神的选民”，而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太人的惟利是图、自私自利和放高利贷习气已经成为所有其他民族普遍的生活习惯。每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演变为自私自利民族的变化，也就是说，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变为犹太人。由此得出结论，解决犹太人问题，也就是同时解决以惟利是图、私有关系为基础的所有其他问题。

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声明，解决犹太人问题与“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sup>①</sup>有直接的联系。这句话至今仍然经常引起误解。我还记得，某个俄罗斯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曾经用反犹太主义精神来解释这句话，要把俄罗斯从犹太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意思恰恰相反：不是从犹太人的奴役下把某个民族解放出来，而是把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民族从犹太精神下解放出来，即摆脱“惟利是图”的习气。问题在于，他把“犹太精神”（Judentum）的概念同“惟利是图”（Schacher）的概念等同起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一词与“出卖良心”和“高利贷者”这些词经常都是指“犹太教徒”（jude）。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2页。



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sup>①</sup>

马克思是历史上第一位指出了如何不通过宗教强制来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和其他任何民族问题的思想家。他还指出，要摆脱宗教尤其是犹太教的奴役，仅仅获得政治解放是不够的，这里需要实现一般人的解放，即摆脱阶级对抗和作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中介的国家本身。

马克思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著作实际上标志着对宗教的哲学或理论上的批评的终结和实践上的批评的开始，即批评犹太教和任何宗教赖以生存的基础的社会和“灾难的根源”。“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sup>②</sup> 实际上，后来马克思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实现这个纲领。

## “自由的人的社会”及其对立物

不重视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所研究的异化理论，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黑格尔是把异化作为脱离社会结构的人的精神活动的抽象物化过程加以研究的。与之相反，马克思从这种异化中看到的是对抗社会出现的因果关系。他证明，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物化过程转变为劳动及其成果的异化过程，异化产生私有制和资本并最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社会异化和人们的两极分化。这种异化和分化只有通过社会各阶级的斗争和历史的进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8页。

<sup>②</sup> 同上，第200页。



步逐步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个理论成了唯物史观及其哲学和发展逻辑学的萌芽。

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称为“人的社会”，后来又称为“自由的人的社会”<sup>①</sup>。在异化的资产阶级社会，工人每天的劳动都是局部的活动，与此相反，“人的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个体自由活动的基础之上的。下面是马克思早期对这种社会的描述：“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

(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sup>②</sup>

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对立物是他所处的时代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将“人类社会”改译为“人的社会”，故全书统一译为“人的社会”——译者注）。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页。



建立在资本和人与人相互异化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对这个事实上的“非人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和形象的描述。他指出，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颠倒：社会的个体变成了单个的个体，劳动从生活的基础和实质变成了生活的简单手段，人的直接交往被扭曲了的人的感情和活动能力模糊的货币关系所取代。

马克思认为，“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sup>①</sup> 人们的社会联系将以他们相互异化的形式出现。他写道：“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sup>②</sup>

今天，当资产阶级关系再次笼罩俄罗斯时，人们特别明显地感觉到真正的人的关系的扭曲状况。当然，人们对这种关系的不公正状况感觉更加明显，劳动者的财产和货币储蓄实际上被社会上极少数人顷刻间掠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在俄罗斯，我们可以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 19 世纪描述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积累和人们关系异化的全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42 卷第 24—25 页。

② 同上，第 25 页。



过程。比如，我们亲眼目睹了劳动与资本、资本与利润、利润与利息、地产与地租、劳动分工与劳动报酬、生产与消费等等关系的全面异化。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和马克思一起声明：“在私有关系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sup>①</sup>

马克思坚信，“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sup>②</sup>。他认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把人们变成贫穷的、利己的和单独的个体。与此同时，人的需求和感觉也发生扭曲。作为一个饥饿的个体，他不可能发现食品中“人的”形态，作为被各种操劳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他不会感觉到周围世界中一切崇高的和美好的东西。譬如，一个卖矿泉水的商人，他所看到的只是矿泉水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泉水自古以来的天然的美。而一个只掌握狭窄专业知识的工人，不会重视体现在集体劳动最终产品中的一般成果是否完善。

众所周知，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够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万能的物。动物只能够按照自己的尺度进行创造，与此不同，人却可以按照任何尺度进行创造。但是私有制和劳动的社会分工把人变成不完整的物，把他束缚在某一种活动或职业中。在追求迫切需要的工资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智力和审美发展。结果许多人不会欣赏音乐，不能接受科学的思想以及绘画等等。而实际上，正是科学启发人的智力，从事音乐可以发展他的“有音乐感的耳朵”，而接触艺术，接触绘画家的作品可以创造“能感受形式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5页。



眼睛”。<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的本性的万能性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对美好和崇高的追求，只有在“人的社会”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体现，因为这个社会能够克服从前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的私有和片面性质。

在马克思看来，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意味着“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活动的客体 and 对象成为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创造活动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里，对物品的使用失去了利己的本质，人们从物品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其有用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这样的社会称为“人的”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sup>③</sup>即不仅能够按照必需的规律进行创造，而且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人。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往往发生直接对立的过程。在这里，异化遍及人的活动的所有领域。在科学领域的表现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之间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把一般和个别、哲学和自然科学割裂开来，把主观和客观、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这些理论上的对立概念绝对化，把人的起源视为超自然的，如此等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对立物和非批评观点中的许多内容会在历史进程和人的实践中得到解决。比如，他认为，在未来的“人的社会”中，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会有机地结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5页。

② 同上，第303—304页。

③ 同上，第306页。



起来。他写道：“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①</sup>

但是，只要私有制还占统治地位，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异化就会完全保留下来。这一点在货币现象中得到最明显的反映。

货币在人的生活中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对人构成绝对的统治？没有货币，社会能否生存？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都找到了通常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答案。

他在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指出，私有制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交换和货币是如何在私有制关系中产生的，货币是如何充当商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的贫富划分是如何借助于货币实现的，最后，货币是如何统治人的，是如何让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服从于自己的影响的。

货币的媒介作用同时也表现为社会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比如，马克思在摘录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把基督在宗教中的作用与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直接的类比。马克思写道：“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sup>②</sup>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货币在成为物品的一般价值后就使人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19页。



系，包括人与自然、艺术和宗教的关系失去了价值。一切都可以买卖：甚至与传宗接代有关的关系也获得了某种价值。马克思写道：“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sup>①</sup>

马克思在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了对货币的异化力量的形象描述。下面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多次引用的这些作品中有代表性的段落：

“我假如能付钱买下六匹马，  
它们的脚力难道就不是我的？  
我骑着它们奔驰，我这堂堂男儿  
真好像生就二十四只脚。”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无聊的拜金客。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sup>②</sup>

马克思第一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这段话时，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货币起源和作用做出如下结论：“使一切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4页。

② 同上，第360页。



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sup>①</sup>

货币具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对立物的能力，从而也就混淆和取代了人们的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说，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sup>②</sup> 它使人的世界发生了“颠倒黑白”的变化。

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把人的感觉和思想都扭曲了。人只有在运用动物的机能时才能够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在运用自己的人的机能方面，譬如在劳动和交际过程中，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自由的奴隶，是一个真正的动物。

在劳动中人的异化表现得最为深刻。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劳动从过去曾是自由的活动变成了表面的强迫的活动，变成了强制性的活动，变成了为了工资的劳动，这是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的生活已经失去了人的最初的意义。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活动，不再是一种创造，而变成了片面的工作。现在劳动者的工作是为了生存，而不是在工作中享受生活。劳动从生活的意义变成了生活的手段，现在“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sup>③</sup>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3页。

② 同上，第364页。

③ 同上，第271页。



——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各种感觉往往被一种占有的感觉所代替。他又把这种感觉运用到他人身上，把他人视为满足自己的怪僻、需求和嗜好的工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即男人不是把女人视为人，而是视为纯粹的自然物，一个不过是用来满足自己简单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的对象。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傅立叶一样，认为对妇女的态度是衡量文化的尺度和人类文明发达程度的尺度，它证明了自然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的类存在物的本质。马克思写道：“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sup>②</sup>

这些深刻的、同时又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在今天的“新俄罗斯”却被视为亵渎神明。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数十万年轻妇女沦为妓女，她们中的许多人像毫无权利的女奴一样被贩卖到国外供当地资本家和庸俗之人满足性需求和寻欢作乐，马克思关于以人道的态度对待妇女、关于妇女的人的本质的哲学格言就像是对当代生活现实的嘲讽。人们不仅要问，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有代表性的特点是人的道德异化。这种道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71页。

② 同上，第296页。



的异化随处可见，但是在信贷货币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里，人正派与否，诚实与否，甚至健康与否，都要用货币来估价。对于放贷者来说，“正派的”、“诚实的”人只不过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在放贷者看来，穷人的死亡是最坏的结局，因为这意味着他的资本和利息也死亡了。马克思感叹到：“请想一想，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他接着写道：“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 and 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 and 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 and 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 and 始终一贯的卑鄙。”<sup>①</sup>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体现的是“人的社会”的概念，是当代社会这种“虚伪制度”的历史替代制度。马克思在揭示和深化这种思想时写道：“我们现在假定的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2、23页。

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些话用现实的人的例子把社会理想具体化，使人们了解到，在马克思希望取代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社会里，人们的幸福和人际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 “真正的历史”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有一种反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时髦观点，指责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就是宗教末日论（世界末日的学说）。在这个问题上，上世纪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代表们所散布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又开始复活。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不是依据科学，而是依据宗教的历史末日学说、依据在历史结束时会出现某个“人间天堂”的学说来论证自己的社会理想。在俄罗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亚·季诺维耶夫看来，共产主义学说“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在这里，天堂从天上来到人间”<sup>②</sup>。当年俄罗斯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看来，他们正是利用马克思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认定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就带有“古老的犹太人千年王国之说”。比如，当时，尼·别尔嘉耶夫关于马克思就写道：“他信奉的是财产国有化的思想，即从根本上抛弃了宗教形式的古老的犹太人千年王国之说，也就是说，等待上帝到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4—365页。

<sup>②</sup> 参见亚·季诺维耶夫《俄罗斯的灾难。空想的毁灭》2002年莫斯科“纲要”出版社版第161页。



间进行千年肉体统治的来临。”<sup>①</sup> 后来，美国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卡·波佩尔也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任务是宣布和靠近社会主义的千年王国”<sup>②</sup>。

持这种或那种观点的人都在试图证明一个问题——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就是特殊的“末日论”，即关于人类历史末日的宗教学说。对此，俄罗斯著名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坦率地说：“它（指马克思主义——本书作者注）在社会巨变、从资本主义必然王国向社会主义自由王国跳跃的学说中有自己的末日论。”<sup>③</sup>

对这样的观点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我已经在前面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科学观点同宗教的认识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原则性批判也是众所周知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似乎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末日”或“结束”这种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同马克思的实际观点及其历史哲学是完全矛盾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劳动，劳动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sup>④</sup>，是人与自然联系的手段。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通过劳动，人们实现了他们生活中所必需的物质和精力同自然的交换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和本质的因素。

<sup>①</sup> 参见尼·别尔嘉耶夫《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929年华沙善良出版社版第30页。

<sup>②</sup> 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2卷第103页。

<sup>③</sup> 参见谢·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9—10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618页。



在自己的早期经济著作中，马克思就逐步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他开始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sup>①</sup>。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在劳动中的这种自我诞生彻底驳斥了宗教创造人的思想。如果人在肉体上的诞生是自然界的本质，那么，通过劳动和交往逐渐具有社会的、类的本质。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sup>②</sup>

在马克思之前，也有很多学者重视劳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都没有从劳动中看到引发现代社会所有冲突的那个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们不能够理解劳动与私有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理解这些联系，就无法理解过去和现代的历史。

与通常观察劳动积极的一面的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仅看到劳动积极的一面（创造性的、独立活动的），同时也看到劳动消极的一面（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消极的一面同社会对抗性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即劳动变成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马克思关于利用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取代雇佣劳动以实现“劳动的解放”<sup>③</sup>的著名要求就是由此而来的。

唯物史观离不开表达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劳动”的范畴。以我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在审视人类历史时认为，劳动在自己的发展中经过三个典型阶段：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集体劳动到阶级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0页。

② 同上，第3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711页。



中的劳动分工和异化，然后，在建立无阶级的自由的社会的条件下，克服劳动的异化和实现劳动的联合。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具备所有明显特点的劳动拥有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特性，成为“人的类特性”<sup>①</sup>。

众所周知，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同个人的发展完全不是一回事。历史的离奇现象是，首先，劳动生产率导致在人们之间分配劳动，导致组成各种社会阶级和进行剥削，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后，生产才必然要求联合劳动，消灭剥削，实现无阶级社会和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异化的道路最终取消自我异化。可以把他的著作的主要结论归纳成为一个提纲：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历史进步不再是个人发展的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不再使个人沦为奴隶，而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实现了“自由的人的社会”的理想，人类必然朝着这个方向运动。

个人的进化符合劳动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物的依赖性从不自由到自由。对此，马克思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②</sup> 这就是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历史逻辑。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理想并没有存在于历史之外，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73页。

② 同上，第30卷第107—108页。



反，它是由历史所产生并得到历史的证明。

必须再一次强调，马克思并没有把实现自己的“在自由的人的社会中”的“自由的个性”这一社会理想同历史的“结束”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是同历史的“开始”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人类迟早会实现自己的历史转变，即从纯粹自发的发展阶段发展到自觉阶段，从物对人的统治阶段发展到人对物的统治阶段，从过去支配现在发展到现在支配过去，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因此，马克思称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sup>①</sup>，而第二个阶段才是“真正的历史”。“史前时期”的概念在这里包括阶级社会之前的社会和阶级社会，而“真正的历史”的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后的“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②</sup>

在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和私有制的统治，人们为了挣得面包和住所彼此之间处在经常性的竞争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达尔文开创的动物界争取生存的斗争规律相似的规律。为此，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弗·恩格斯写道：“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sup>③</sup> 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是多么的相近。达尔文认为，生物种类的进化同生物自然器官的改变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则认为，社会机体的进化最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艺术创造的发展——取决于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375页。



些“社会人的生产器官”<sup>①</sup>。

在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以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取消私有制和社会异化为特征的更高级阶段，将会出现自由的、团结的个体的联合体，他们在自己的创造过程中将会自觉地对待同自然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人们完全控制物质生产，并把物质生产变为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雇佣劳动被取消了，人们不是按照“工作”时间的规定，而是按照“自由”时间的规律开始生产。在这里，人们创造性活动成果的直接交换、人与人之间物质和精神上的相互丰富取代了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

马克思将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即联合起来的个体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生产力的阶段称作“自由王国”，这与“必然王国”是不一样的，在“必然王国”，生产关系中的机遇和竞争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人同生产方式异化，因此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同满足自己最起码的肉体需要有关的工作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sup>②</sup>当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并不意味着未来将停止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只是“退到”社会的一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让出道路<sup>③</sup>。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自觉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就像过去历史创造他们一样。只有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

② 同上，第46卷第928页。

③ 参见B. П. 库兹明《卡尔·马克思理论的系统性的方法论原则》1980年莫斯科政治出版社版第177、163页。



样的社会里，人不再被偶然性所主宰，人们开始能够完全控制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运动，即某种并非停滞的状态，那么这个运动的使命一方面是结束人类发展的自发阶段（它的“史前时期”），另一方面，它为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社会都开创了自由和自觉发展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就是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并没有把共产主义同历史的某种终结联系在一起，就像“地上的神的千年王国”那样。相反，共产主义是从现实中真正的、经历过的、活生生的矛盾中产生的。这些矛盾是历史的推动力，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规律，而发现这些规律是马克思的功劳。

遗憾的是，大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来都没有认识到这些规律的实质和作用机制。他们虽然注意到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质，也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与另一个现象的不同之处，但他们或者完全否定科学认识社会现象和弄清历史规律性的可能性（比如，卡·波佩尔就持这样的观点，他指责马克思搞“历史发展天定论”（историзм<sup>②</sup>），或者把社会规律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混为一谈，因而不可能理解这种或那种社会形态的历史特殊性：比如，如何区别古希腊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79页。

<sup>②</sup> 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1卷第31—32页。



社会和现阶段社会的经济关系。对于具有实证论倾向的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有典型性。<sup>①</sup>

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十分独特的人类哲学历史观点进行研究，这个观点就是科学的“唯物史观”。恩格斯认为，这个天才的发现，同经济学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剩余价值）一样，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不朽。我们可以用下列最简洁的形式来表述这个观点。

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经常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此，他们必须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劳动工具、知识和经验。而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这种矛盾导致现存的生产关系逐步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能够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关系。

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还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及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即除生产关系以外，将所有其他关系都包括在内：家庭的、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关系等。但是，历史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新出现的生产关系同某个时期是新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过时的生产关系处于矛盾的状态：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但这已经是历史螺旋上升的另一个阶段了。

因此，人类历史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形式相互替代、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

就像蛇为了自己的复活而不断脱去老皮一样，人类历史也在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不断摒弃已经过时的社会关系。当然，过去的关系及其代表者可以同新的关系同时并存一段时间，虽

<sup>①</sup> 马克思对他们的批评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2—50，213—215页。



然阻碍新关系的发展（“死者抓住活者”），但是已经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了。

这就是用简洁形式表述的、马克思发现的、对作为自然历史一部分的人类历史的客观认识。

这种认识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并不排斥群众和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认识这个问题。因此，经常有人企图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理论解释成纯粹客观的、某种特定的，或者是由谁规划的历史过程（对此，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很久以前的一些文章特别有代表性）。但是这只不过离真理更远而已。不要忘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人的力量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每个客观的社会矛盾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这些矛盾，历史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什么事情也完成不了。比如，只有人能够用新的、更进步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只有人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待历史的唯心主义态度，或超人态度时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

对历史持这样的态度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将对抗性的社会看作是各个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的交替<sup>②</sup>。在这种斗争中，一部分阶级维护传统的或旧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18—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页。



会关系，另一部分阶级则主张建立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它们的斗争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引起这种斗争的不是意识形态矛盾，而是深刻的经济矛盾，这些矛盾是同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消失联系在一起。从这些关系中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很遗憾，今天，在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取而代之的思想——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基础——已经完全过时了。拥护这个观点的人认为，未来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主要特点和价值的某种“趋同”。<sup>①</sup>

我不反对一般的趋同论思想，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社会生活各种经济结构的趋同不可能通过折中的方式实现：这个社会必然表现为：或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要成分，或者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要成分。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最新的生产力，如核电站、航天技术、全球化电子网络、基因技术等，日益需要的不是私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监督。由此应该指出，未来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趋同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就像中国社会经济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同时，很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挪威、瑞典等国，将会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实现趋同的典型例子。

因此，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又重新回到唯物史观上来，回

<sup>①</sup> 参见俄《选择》杂志1998年第1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威利·艾希勒一书的讨论。

到唯物史观的形态理论上。我认为，离开这个理论，即为认识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提供钥匙的理论，各种社会经济结构趋同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 马克思的理想能够实现吗？

社会发展的前景，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来都是思想斗争的焦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没有能力提出正面的东西与其对抗，于是竭尽全力地贬低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诋毁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典型方法是，不顾马克思反对任何空想观点和理论这一事实，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同带有“上流社会的宗教”性质的空想混为一谈。<sup>①</sup> 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失败，对马克思理想的攻击就更加激烈了。这些思想攻击的一个特殊标志是，不用科学的态度分析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不把马克思的思想同现实加以对照，而是用先入为主的和纯粹主观主义的方法来阐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特别是他对未来的看法“不是严谨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是带有很大空想成分的意识形态。<sup>②</sup> 这个意见几乎全盘接受了目前最时髦的、上个世纪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谢·布尔加科



<sup>①</sup> 参见Э. 格尔涅尔《自由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因特网上的文章）2003年第29—32页。

<sup>②</sup> 亚·季诺维耶夫《俄罗斯的灾难。空想的破灭》2002年莫斯科“纲要”出版社版第158—161页。



夫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狂热的社会空想主义”<sup>①</sup>。他在西方的追随者过去和现在也都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证明，而是“预言”、“幻想”或“美化”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考虑社会发展的现实趋势。<sup>②</sup>

实际上，马克思同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或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从来都没有“幻想”、更没有“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中推断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否定社会生活所有异化和对抗形式的一个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把它同某种绝对的、更加完备的社会发展体制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空想家们的缺点恰恰就反映在这一点上<sup>③</sup>。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把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自由社会，看作是“扬弃”（Aufhebung）私有制、恢复人的类的本质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再重复一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指的不是僵死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人道主义或“人的社会”。它所结束的不是人类历史，而是人类历史的某个自发发展阶段，并且开辟了人类社会自觉发展（自我发展）的阶段。在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上，这个社会开始根据周围自然环境的改变、人的生产力的变化、人的需求、消费和能力的变化经常改变自己 and 进行自我革新。

① 谢·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9页。

② 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1卷第199—207页。

③ 马克思对他们的批评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3—67页。



马克思将产生和建立这个社会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前提条件准确地区别开来。客观的前提条件是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艺和工业的形成、克服过去社会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否定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前提条件是同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政党、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历史过程的客观条件。

对此，我想起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的一段话，这段话最后成为表达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完整的定义。马克思在后期著作即《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后来成为经典定义的下述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①</sup>

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能够实现吗？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不是那些反对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朋友们”经常鼓吹的那个著名的“人间天堂”的代名词呢？能够让人认识到这是完全现实的社会客观标准在哪里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解释道，这个社会不能建立在技术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的基础上，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它不是地区和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国际性的全球的现象。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5—306页。



死灰复燃。”<sup>①</sup>

能够保证建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些生产力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马克思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是一味空想，而是努力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经济领域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去认识这些生产力。同那些喋喋不休地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当代批评家的意见正相反，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叶对资本发展的分析，不仅以其科学的深度，而且还以其鲜明表达的现实性而令人耳目一新。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形成和发展时突出了两个相互联系和典型的方面。第一，是它的“伟大的文明作用”<sup>②</sup>，即它让资产阶级社会跳出了原来局限于本地的和传统的文明界线，为未来包罗万象的文明创造了完全现实的前提。第二，在资本主义中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的趋势，这些趋势同周期性的生产下降和普遍的社会异化，即把人变成纯粹孤立的顺从的生物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资本的这第二个方面证明了，它也同以往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历史的暂时现象。

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以不断高涨的激情发展工业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求。这些需求的特点是，与从自然界索取的需求不同，它们是从社会中产生的，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中产生的。它们也由这些生产来满足。

资本在竭尽全力追求剩余价值时，经常越过自己的界限。它建立新的生产领域，渗透到地下，开采矿产和能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逐渐扩展到全世界，建立国际市场，使很多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在自己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开始广泛利用科学技术成就，创建新的劳动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 卷第 3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390 页。



式，培养迄今为止尚无人理解的文化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中写道：“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的一个条件。”<sup>①</sup>正是资本的这个有益活动，而不是空洞的幻想，为未来创建了那些必要的物质前提，使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后社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因此，马克思并不是幻想，而是将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一面——为解决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建立现实前提——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些前提首先是发展技术和生产力，即资本在自己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创造的那些生产力。

与此同时，资本在建立和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时，还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开发自然和人的体系，马克思称这个体系是“普遍有用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使人的物质属性，而且使人的精神属性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服从自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中，除了“自在的更高的”<sup>②</sup>东西和自为的合理的东西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马克思认为，“普遍有用性”体系最终能够摧毁人类社会的重要生活保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现代文明“增长的限度”问题，指的是资本无节制地利用科学技术成就和对自然界的无情开发，是同马克思的相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89页。

<sup>②</sup> 同上，第390页。



关预测彼此呼应的。

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发展的历史极限的结论得到了证明。过去和现在的生产发展的事实证明，资本在其前进运动中常常会遇到由此而产生的极限和矛盾。马克思写道：“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sup>①</sup> 资本在克服民族局限性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中世纪偏见时，本身也滋生出一些影响资本增长和发展的消极现象。最主要和最明显的消极现象是商品生产过剩，这是同资本超越任何生产界限的趋势相对立的。正是商品生产过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衰退和危机明显地证明了，资本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的和永久的形式。对此只要回忆一下上个世纪30年代、6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全面经济危机，就会相信这些思想的现实性了。马克思写道：“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sup>②</sup>

所以，一方面，资本在生产力和人的需求得到经常发展的基础上努力追求生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而使人的迫切需求的满足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它自己又为实现这种普遍性设置了界限。马克思总结道：“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② 同上，第31卷第149页。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sup>①</sup>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劳动和机械工具的进化中，即在建立未来非对抗性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过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资本的这种历史自我否定情况。正是这种由科学来判定的客观基础证明了建立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不科学的或空想性质的很多言论在思想上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现在来更详细地揭示这个论题。

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是整个资本高度发达的标志，在它的演进过程中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到机械工具的社会作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自然科学揭开了原来未知物体的本性，所以，资本创造了新的生产领域，改进了机器和机械装置，使劳动集约化，使劳动服从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不是依赖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技能，而是依赖于机械工具的作用和工厂生产组织的“铁的法则”。

应该适当地指出一点，在研究不变资本的作用和进化过程时，马克思早在亨利·福特及其著名的传送带之前很久就详细描写了劳动在机器化和自动化生产中的服从作用。众所周知，在这种生产中，不是机器服从工人，而是工人及其动作成为机器作用的一个抽象因素。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90—391页。



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sup>①</sup>。这难道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令人惊讶的直观描写吗？通过文学作品对此进行描写的当属 20 世纪的著名作家阿瑟·黑利的小说《汽车城》。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在其发展最高阶段的主要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sup>②</sup>。但是，成为生产过程中一个普通抽象因素的工人的劳动是在任何时候被机器全部替代的。最终的情况是这样的：劳动工具经过各种变化以后，最后变成为机器的自动体系。马克思公正地认为，自动装置是“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sup>③</sup>。的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绝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sup>④</sup>。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械工具的进化在历史上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机械工具是减轻和完善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动工具，然后，随着机器的出现，劳动开始服从于机器生产的逻辑，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因素，再后来，当自动装置出现以后，劳动开始从社会生产中完全被排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活劳动只是充当生产过程和机械工艺过程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职能。<sup>⑤</sup> 在这里，原来的个人劳动或直接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完全变成创造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91 页。

② 同上，第 94 页。

③ 同上，第 90 页。

④ 同上，第 94 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101 页。



活动，变成普遍的社会劳动，而劳动工具则发展成为“自动化过程”，自然力开始服从于“社会智力”<sup>①</sup>。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机器人和在现代化生产中取代体力劳动的自动化工厂的出现，马克思的这个预测完全得到了证实。

与此同时，资本通过自动装置将工人的必要劳动简化到最低程度，或完全从生产领域将其排挤出去，并且使自己也成为多余的了。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即资本完全摆脱了活劳动，因此也就摆脱了活劳动的代表者工人阶级，这样，资本将被迫或者将自己的生产成果无偿地送给这个阶级，或者因缺少有潜力的产品购买者而将生产停下来。简而言之，如果资本的创造者——雇佣劳动消失了，那么资本也开始消失。这里应验了马克思早期的一段话，即“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sup>②</sup>。

因此，资本将生产力发展到建立自动化生产阶段时，“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sup>③</sup>。与绝大多数把资本看作发展生产力“绝对”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说明和证明了，“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sup>④</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的机器体系成为资本发展最高阶段表现的典型形式，这时它又开始充当这样的生产力，充当这样的使用价值，即同资本处于直接的对立面，要求有更适合它的和更进步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5页。

② 同上，第3卷第283页。

③ 同上，第31卷第95页。

④ 同上，第30卷第396页。



会关系。结果，资本借助于自动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和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这种历史追求，为彻底解放劳动和变劳动为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这时已经不是按照“劳动”时间的规定，而是按照“自由时间”<sup>①</sup>的规律工作了。就其本质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和机械装置作为人类知识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sup>②</sup>完全处于社会及其“一般社会知识”<sup>③</sup>的监督之下。

马克思坚信，随着剩余劳动和“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sup>④</sup>——资本主义世界物质财富的基础——的消失，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实现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完善人的能力和生产力的社会为表现形式的真正财富。不能忘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sup>⑤</sup>，它们仅仅是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手段。

相反，在资本主义后的自由社会中，生产力不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而是恢复到他们本来的面目——成为社会的人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只有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sup>⑥</sup>，才能为这个社会准备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力量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财富，或者像他自己所表达的那样，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货币财富的“那种财富”。

在资本主义后社会，将会为满足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创造所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1页。

② 同上，第10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01页。

⑤ 同上。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第49页。



必要的条件。满足这些需求不是靠节省劳动时间，而是靠自觉地和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包括“自由时间”对生产过程无限的“逆向”影响潜力。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自由时间还是会增加”。理所当然，与这种时间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sup>①</sup>

不应该忘记，自由时间为个人及其能力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前提。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sup>②</sup>在这里，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代表的是“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sup>③</sup>。正是这些人将物质生产变为掌握自然的、有科学意识的过程。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一定会在现实中实现，即从前被异化的和不完整的个体得到解放，将他们彻底改造成为完整的和全面发展的人。这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一方面是为新社会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是实现同这个人交往的所有人的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

指责马克思是空想主义的人常常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1页。

② 同上，第108页。

③ 同上。



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sup>①</sup>

马克思讲的这种情况原则上能够实现吗？如果不对马克思所讲的“打猎”、“捕鱼”和“畜牧”这些专有名词挑剔的话，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讲任何新的东西。傅立叶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就讲过这样的话。况且，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多执政阶级的代表让自己在一周或一天时间内从事各种活动：签署商业合同，消遣，著书立传，从事体育活动，打猎，捕鱼等等。这些活动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什么空想。

但是，应该承认，上述问题的提法并不十分恰当，在马克思那里，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在以自发形成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在工人从早到晚被迫在工厂里做工的条件下，能够让所有人都自由变换活动吗？

如果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的回答，那他就确实是空想主义者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分工给我们提供了“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sup>②</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37页。

② 同上。



“自由的人的社会”完全是另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除了私有制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竞争消失了。这里已经不是异化的劳动，不是物品，更不是货币，人们自由活动开始“领舞”。正是这种自由活动决定了和发掘着每个人的能力。“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sup>①</sup>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被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掌握，一些特殊的职业消失了。“但是过去，在历史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而在现在，各个个人的孤独活动，即某一个个人所从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动，才是偶然的。”<sup>②</sup>人能够自由地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反杜林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总之，正如已经讲到的那样，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以及首先是体力劳动、然后是机械式劳动从机器生产中被排挤出去，“劳动时间”的范畴也在逐渐地消失。因此，人们有可能自由地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从没有创造性的机械式的劳动变成自由的、不是按照劳动时间的规定，而是按照自由时间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

在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将彻底否定私有制，确立社会所有制或共产主义所有制。这里，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的形成完全服从否定之否定的著名的辩证法。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77页。

② 同上。



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些话，在某些狂热的社会所有制的拥护者看来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是《资本论》的作者根据自己主要研究成果中对所有制历史形态的分析而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结论同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所有制形式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仅此而已。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sup>②</sup> 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些能够使所有人“充分的自由的发展”的条件最早于 19 世纪末就“确实是出现了”<sup>③</sup>。今天，我们从 21 世纪的高度来看，这个结论太超前了，过于乐观了。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在形成后工业时代的条件下，即当知识、“人的资本”和科学变成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时，这个结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种生产力原则上不仅能够解决人们世代代对面包和住所的需求，而且还能够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sup>④</sup>，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通过自己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所追求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8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31 页。

③ 同上，第 633 页。

④ 同上，第 634 页。



试图接近的理想。

当然，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表述理解为人完全脱离“必然王国”的形态，就像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的某些人把自由看作是物质生产的某种绝对对立物一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所有继承人来说，“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①</sup>。

当代社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日益提高，劳动时间缩短到6—8小时，智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不断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形成共同的后工业文明，这一切都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人类交往的经济发展过程所做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离那个最终目的，那个被马克思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还相当遥远。

在反思这个社会的轮廓时不应忘记，20世纪的历史证明，建立这个社会要经过艰难、漫长、充满矛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理论还要反思很多问题，还要放弃很多观点。但是，社会主义理论中主要的一点是始终不会变的：对担负着从“必然王国”到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历史转变任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研究。

## 工人阶级及其使命

马克思在论述建立新的、真正自由的和公正的社会的规律时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是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谁能够解放人类？哪一个具体的社会力量能够解决不可抗拒地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衰落的私人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阶级只能是社会的这样一个部分，即一方面它比其他阶级更多地遭受着现存社会关系的苦难，另一方面它完全有能力掌握现代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这样的历史主体，能够成为社会的这个部分，能够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力量。

首先，工人阶级同最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有直接联系，特别是同机器技术联系在一起，第二点，它是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因此能够最彻底地同“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sup>①</sup>相对立，最后，也是第三点，由于现代工业的缘故，同社会上所有的其他阶级相比，它是最有组织和最有纪律性的阶级。

马克思特别重视以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水平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状况。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必要的发展水平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马克思认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就不可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写道：“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现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sup>②</sup>在这方面，工人阶级不应该对未来的理想抱有幻想，它的任务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它应该给予在旧的被破坏的资产阶级社会内核中已经发育起来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广阔的天地。为此目的，它应该首先掌握国家政权，然后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也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社会性质，将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39页。

② 同上，第43—44页。



生产力由私人占有变为整个社会所有。因此，它必须用计划调节方式来取代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生产以适应社会及其单个个体的需要。于是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这个历史任务：“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统统变成镇压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sup>①</sup>

马克思坚信，由于存在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而且还可以成为不是以生产力的私人占有、而是以社会占有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新组织。他们正在通过工业生产的条件、通过促使它们团结成为相适应的政治组织的这种阶级斗争来逐步实现这个目的。

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迫使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呢？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主要因为雇佣工人或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受屈辱和最受剥削的一部分人。在他们的劳动和存在中，几乎人的生存的所有特性都被毁灭。正因为如此，在这些人中反对这种状况的氛围逐渐成熟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34页。



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态相矛盾。”<sup>①</sup>

同时，工人阶级不仅是遭受苦难的阶级：它还是社会上最有组织和最自觉的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一定的知识并善于在集体中工作。在阶级斗争中，在逐步掌握代表它们的根本利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坚决主张不仅消除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而且还要消除整个社会的阶级分裂的阶级。其实，这正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意义之所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来源于它的社会状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异化和奴役的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sup>②</sup>

马克思引用德国的例子来论证并发展这个思想。他写道，同德国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立“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的社会不公正。”<sup>③</su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3页。



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sup>①</sup>

马克思坚信，将社会的人和人的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理论一旦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德国人的解放就不需要等待了。这种理论是德国的哲学和马克思本人创立的，马克思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思想。马克思在谈到哲学和无产阶级的结合时强调，这种结合完全服从于未来的人的解放。他写道：“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sup>②</sup>这些话同诋毁马克思的各种谎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些谎言试图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或者同无产阶级的永恒的专政混为一谈，或者同圣经中关于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族的使命是在地球上实现上帝的统治的著名传说混为一谈！

我记得，尼·别尔嘉耶夫在讨论“无产阶级的弥赛亚”的思想时，对这个问题也有过阐述。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认为，神的选民以色列，已经不是指犹太民族，而是指无产阶级”。<sup>③</sup>后来，美国哲学家卡·波佩尔也谈过某些类似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用选出的阶级取代“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阶级是建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3页。

<sup>②</sup> 同上，第214页。

<sup>③</sup> 参见尼·别尔嘉耶夫《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929年华沙善良出版社版第30页。



无产阶级社会的工具，而这个社会已装备好接受这个地球。<sup>①</sup>

事实上，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必需的要素（这个社会是在各种圣经题材的描写出现之后很多年才诞生的）同“神的选民以色列”这种弥赛亚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特点在于，它在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产生，又提出了消灭这个资本的要求。但是这样一来它还要求废除作为资本创立和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的自身。

无产阶级不仅被剥夺了私有财产，而且也与政治共同性和通过这种共同性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所以，这个阶级不仅能够最彻底地坚持自身的解放，而且还能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促使工人阶级去斗争的不是阶级利己主义（像大量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所说的那样），而是对现代工业发展造成的非人的自身生存条件的抗议。正是人道主义的标准帮助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作这样一个历史主体，它由于其非人的自身生存条件“不得不愤怒地反对”<sup>②</sup> 这些条件。

但是，不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非人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就无法消灭自己的生活条件。“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身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sup>③</sup>

我们再重复一遍，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

① 参见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2卷第103页；第1卷第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5页。

③ 同上。



“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sup>①</sup> 这个历史使命起源于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的工业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当代左翼和右翼的很多思想家始终在不停地论证，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断完全过时了，认为这些论断不符合当代的现实，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在这方面提出了两个典型的论据。第一个论据，同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认为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贫困，第二种观点认为，在 20 世纪，特别是在 21 世纪，工人阶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完全可能消失。为此，卡·波佩尔在自己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社会朝着马克思预测的相反方向发展。工人已经不再那么贫困，他们中在西方民主制国家生活的很多人甚至很幸福……‘资本主义’，即马克思利用的这个名词，就其包含的历史本意来讲，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带有同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规律性’或资本家隐藏的专政倾向的社会。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完全错误的。”<sup>③</sup> 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阿隆也发表过类似的思想，他断言，“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17 卷第 68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 页。

③ 卡·波佩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92 年莫斯科凤凰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485 页。



增长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赤贫化，反而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sup>①</sup>

当然，评价马克思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远比提出有关论据来证明这个评价要容易得多。遗憾的是，卡·波佩尔没有提出这样的论据。他指出 20 世纪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工人阶级没有 19 世纪那样贫穷，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他没有推翻马克思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对立面——资产阶级极其富裕的这种规律性。在当代发达国家中，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同 19 世纪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了。比如，根据统计材料，19 世纪时，工人和资本家的平均收入相差数倍，而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达到数十倍，数百倍，有时甚至是数千倍。

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得到相对改善，这不仅是在生产力发展所实现的全人类进步（这种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也是在国际资本野蛮剥削非“亿万金元”国家的大量工人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实现的。

谈到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绝对贫困的思想，可以说，这个思想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其科学意义。比如，如果把工人阶级看作全球的和国际的现象，那么，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或者赤贫化现象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很多国家仍然存在，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的代表每天只能靠一个美元生活，有时，几个月也领不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工资，这种情况在现今的俄罗斯也存在。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以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出现全球化过程之后，西方的劳动力价值普遍降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

<sup>①</sup> 参见雷·阿隆《臆想的马克思主义》1993 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版第 57 页。



代表者——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根据一些调查人员的统计，9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平均每小时的报酬同70年代末相比减少了20%<sup>①</sup>。

现在来谈谈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消失”。乍一看，似乎在建立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关于工人阶级消失的论据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论述，其中包括《资本论》中对“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解释来看，上述论据是经不起推敲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总是把“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同“劳动”、“雇佣劳动”、“劳动人民”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同“资本”（“非劳动”）、“资产阶级”、“资本家”等概念是明确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工人”这个概念就是雇佣劳动的拟人化形式，也即同资本是“资产阶级”或“资本家”的拟人化形式一样。

在谈到工人阶级是全人类解放的主体时，马克思所指的不仅是体力劳动的人群。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首先是雇佣劳动者，他们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毫无疑问，在19世纪，无产者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在生产中开始出现了不仅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从事脑力劳动和组织职能的雇佣劳动者：专业水平高的工人、会阅读图纸的工人、工长、工程师、设计师、合理化建议者、行政管理人员，等等。在说明所有雇佣劳动者时，马克思运用了“总工作者”或“总工人”这个范畴，同“总资本家”作对比，这样的划分范畴使他能够把雇佣劳动者阶级同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产阶级统治者明确区分开来。恩格斯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国家越是更完全地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即“总资本家”的社会，就越是能够剥削更多的公民，但是

<sup>①</sup> 参见亚·弗·布兹加林《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2003年莫斯科 YPCC 出版社版第189页。



“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sup>①</sup>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强调人类劳动的智力功能，他认为，人在生产中不仅利用“手和腿”，而且还有“头”，从而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②</sup>当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绝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都是体力工作者。这些人是矿工（挖煤工）、冶金工业工人、建筑工人等等。通常总是把这些人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今天，科技革命日益把体力劳动从生产领域排挤出去，所以，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就必然减少。于是，上述研究成果就把这种现象当作工人阶级本身的消失。事实上，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的比重在下降，而雇佣劳动者的总数在增加。今天，雇佣劳动者已经占到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90%。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仅发生了量的变化，而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增加，而它的劳动则越来越多地具有局部性，很容易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所代替。在21世纪之初，高级工艺导致了体力劳动比例的急剧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工作者的比例在大幅度增加。从这时起，后者在物质生产中的比重还将会持续增长。

在21世纪，雇佣劳动者不仅有从事传统职业、即首先同体力劳动职业有关的工人，而且还有从事最新“高科技”或“灵活”工艺——在这里体力劳动已经不是主要成分——工作的人。这里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08页。



的是计算机程序编制员、大批技术员和工程师、发明家、设计师、经理人、服务行业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等等。虽然他们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但他们仍然是领取通常同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能够与企业 and 公司的所有者分享剩余价值的高级经理人以外，所有这些都包括在“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里。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而这些成就只有在整个社会教育程度提高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和发展。但是，与没有知识的人不同，有知识的人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由于社会的对抗关系而滋长的社会的不公正。实践证明，在 21 世纪，有知识的雇佣工作者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异化程度远比没有知识的人严重得多。由于现代居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对他们影响的加强，雇佣工作者的这种异化远比过去尖锐得多。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开始以及资本的进一步垄断化和国际化，有知识的雇佣工作者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急剧增长。他们没有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仍然同上个世纪的工人一样，与资本对立并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由此，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体力劳动比例的减少以及生产的独特的脑力劳动化是否会影响作为新的自由世界创造者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消失呢？我认为，不会消失！相反，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在 21 世纪还会不断扩大。只要还存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划分，只要没有完全克服人同财产、权力和文化的异化，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客观上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由于世界革命拖延的事实、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威胁以及苏维埃国家极权蜕化的出现，



在工人运动中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历史使命有可能消失的问题。当时左翼运动的某些理论家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思想，似乎这个思想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以此来消灭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证明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引发整个世界革命，但还是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崩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工人阶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如今，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和苏联消失了，但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并且不断地增强。

如果假设工人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完全失去自己的革命的历史使命，那么就必然还需要做另外一个相反的假设——在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将会是连在“铁蹄”历史中都不曾有过的、手中掌握核大棒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在 21 世纪，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的变化更大。随着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阶级，它的活动范围覆盖全世界。为了追求利润和廉价劳动力，根据它的旨意，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各种私营公司、工业企业以及具备舒适的旅馆、有分支的日常服务机构、娱乐业等的规模空前的服务业在不断地出现和发展，并且也在不断地消失。通常在发达国家只集中一些生态纯洁的生产和信息产业，而让所谓的“肮脏的”生产和产业、核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有害废料去污染不发达国家和附属国。事实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分化成为相对平稳和教育有素的北部和饥饿的、缺乏知识的南部，分化成为“亿万金元”国家和受它们剥削的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因此，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继续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加深。

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前贵族阶层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变成食利



者阶级，他们委托大批雇佣经理人来完成过去由他们自己担任的组织生产的职能和金融职能。应该指出，马克思是最早研究资本的人之一，他认为，这种倾向证明现代经济不需要大资本家，大资本家是多余的<sup>①</sup>。恩格斯在分析股份公司的职能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sup>②</sup>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过，……股份公司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是多么多余，因为所有的管理职能都由领工薪的职员来完成了。

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 21 世纪，各种社会矛盾和对抗继续存在，甚至越来越多。虽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多次宣称社会的阶级划分已经消失，但阶级斗争仍在继续震撼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每一次都通过新的形式不断地把矿工和航空调度员、农业工作者、科学和教育的代表，退休人员 and 大学生推上政治舞台。如今，阶级斗争的一个最新形式是反全球化人士的国际性抗议运动，他们要求消灭来自国际资本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给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社会 and 民族不平等现象。当然，这个运动同任何群众性运动一样是多次出现并相互矛盾的。然而，它也同前几个世纪的工人运动一样，起源于世界对资本主义异化的不满和原则上认为有可能实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让每一个个体在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力和才干的同时都能够体面地和自由地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6 卷第 426—4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29 页。



事实证明，通往这个世界的道路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崩溃以后更加清楚了。如今，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历史倒退的运动，这些运动促使工人向相反的方面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从“自为阶级”向“自在阶级”倒退。然而，不应该把这个过程绝对化。这个过程同社会进步相对立，因而迟早会结束的。在这些国家中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必然会产生符合现代世界现实和要求的新的革命意识。今天也同过去一样，摆在首位的问题是联合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取得胜利。马克思的话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为达到工人阶级的总解放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sup>①</sup>

众所周知，将劳动人民联合起来的主要因素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政治组织，即让工人阶级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借此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遗憾的是，今天这样的组织实在太少了：一部分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部分组织在思想上堕落了，第三部分组织则与现存的资产阶级体系融为一体，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此，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左翼运动一定会被新的政治运动和组织所取代，这些政治运动和组织能够将更新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我们眼前发生的雇佣劳动工人的群众性国际运动结合在一起。没有这样的运动，没有运动的反资产阶级导向和实际活动，马克思的理想就只能是一种科学意识现象，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708页。

##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征途中

马克思的学说具有其现实性，因为他不仅论证了未来“自由的人的社会”的理想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指出了通向这个社会的道路。

近来的情况也同 100 多年前一样，俄罗斯左翼舆论界又开始热烈讨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由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人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重新开始辩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成熟程度及其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准备程度。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各种观点，其中包括对立的观点，比如，一方面，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崩溃的原因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听取孟什维克的意见，忽略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客观标准——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他们在俄国开始实行不现实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目标。<sup>①</sup>

与这些批评意见同时出现在各种作品中的还有相反的、就其实质来说是辩护士的观点，拥护这些辩护士观点的人断言，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证明了新的非对抗性制度的明显的优越性：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有效的社会纲领，人民精神的统一等等。总之，这种模式虽然已经崩溃，但今天仍是现实社会主义最有前途的模式。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苏联模式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影响和苏



<sup>①</sup> 参见俄《选择》杂志 1998 年第 1 期第 32—33 页。



联执政的共产党领袖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叛变作用。<sup>①</sup>

上述观点将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先决条件绝对化，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这些观点同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真实观点相差甚远。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形态作为自己研究的直接对象。他在自己的经济著作首先是《资本论》中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和消失的？用什么社会形态来取代它？

马克思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逐渐同劳动完全脱离。资本是从劳动中产生并在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开始同劳动对立，成为独立于劳动的敌对力量。劳动同资本的关系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关系：它们最终决定着社会的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物质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

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资本的积累和发展逐渐开始对资本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产生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就变成“破坏的”力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常性的失业现象、社会冲突和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即是明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sup>②</sup>

① 参见理·科索拉波夫和亚·季诺维耶夫相关的文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 卷第 68 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也可以得到相对长期的发展。马克思写道：“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指资本——本书作者注）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资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sup>①</sup>

不实现生产力的社会化，不利用生产力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就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那么，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军队和警察组织的全部力量都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形势下，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马克思认为，尽管这些关系已经开始逐渐明显地限制生产力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进步，但它们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由此必然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取代这些陈腐的关系？谁能够消灭这些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能实现这种取代，而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创造者将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群众。

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为了改善自身生活和社会继续进步而采取的最后手段。同所有从前的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在最初阶段具有政治性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转向新的生活组织以后，按照马克思的想法，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抛弃政治外壳，成为纯粹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不再把人划分为阶级，不再有社会隔阂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写道：“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83页。



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sup>①</sup>

常常有人指责马克思宣扬革命的暴力，因而把他视为平庸的极端主义者。在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中很少有人去认真理解马克思关于革命暴力的观点，马克思总是把革命暴力当作群众对统治阶级及其社会精英们经常使用暴力的一种回应措施。他写道：“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sup>②</sup> 既然资产阶级总是利用暴力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sup>③</sup> 实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暴力是对抗性社会的标志，而不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本性。他深信，“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sup>④</sup>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创造者阶级，是不愿意使用暴力的，因为它是暴力的第一个牺牲品。尽管如此，无产阶级的思想敌人为了明显地证明无产阶级的“残忍”，还是经常引用著名的《国际歌》中的一句话，即革命的工人阶级力图把所有的一切都“打个落花流水……”。这些人没有发现，他们错了，因为这个歌词实际上说的正好是相反的意思，歌词说，工人想要“打个落花流水”的是旧的“暴力世界”，并且要建设一个没有暴力和战争的自己的新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如果未来世界能在旧社会的内部发展成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95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194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47页。



起来，那么暴力革命简直就是无用的“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但是在旧社会中成熟的只是未来的因素。不仅如此，正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资产阶级虽然在口头上谴责暴力，但却总是制造武器，并利用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实现自己所需要的政治目的。即使在今天，他们中的某些代表还认为，要实现这些目的，不仅可以利用常规武器，而且还可以利用核武器。<sup>①</sup>

有鉴于此，工人阶级不得不采用革命暴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它当然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与此同时，暴力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资本长期不愿意解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主要社会问题，那么暴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排除这样的历史形势，即统治阶级不动用武力，自愿地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历史上更进步的阶级，比如，他们认识到，同在民主选举中获得政权的革命群众对抗没有任何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设想这种局面<sup>②</sup>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只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就会尽一切努力并借助于法律来限制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政治利益。因此，恩格斯在讨论这些法律时所说的话非常有代表性：“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sup>③</sup>

马克思认为，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将具有全球性质，虽然就其历史起源来讲，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个别国家的范围内实现的。

目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教条，似乎马克

① 参见俄《新生活报》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194—1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03页。



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国际工人阶级的一种行动。当然，他们在自己的早期作品中确实让这种理解获得了一定的口实<sup>①</sup>，但是，由于这种思想同现实相差甚远，后来很快就被他们纠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写道：“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sup>②</sup>后来，列宁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发展了对世界革命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关于革命可能性的理论，即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发生。

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可以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可以在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初的俄国。同时，这种理论也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在建立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按照列宁的思想，在这些国家开始革命要比结束革命容易得多。

遗憾的是，“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崩溃使20世纪初存在的一种意见又复活了，这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因为就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言，它具有全世界的性质。<sup>③</sup>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根本错误的：它迫使革命群众消极地等待那个不知道由谁来完成和何时实现的世界革命。从理论上讲，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它应该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具备比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更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284页。

③ 参见俄《经济学哲学笔记》2003年第1辑第97—126、149—166页。



进步的社会制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只要资本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统治现象依然存在，革命的可逆转过程就会一直存在下去。革命政党也不可能保证自身不犯错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讲是过渡性的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在前进，而且也可能倒退，即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崩溃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执政的共产党放弃了十月革命的革命传统和理想，执行错误的战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执政的政治精英官僚主义化和脱离劳动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没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处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中的社会将是一个具有旧的（资本主义的）和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特点的独特混合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sup>①</sup>

按照政治观点，马克思称这个社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②</sup> 如今，20世纪红色极权制度的历史经验使很多人十分恐惧“专政”这个词。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个词只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性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4页。

<sup>②</sup> 同上，第314页。



而专政的主要任务则是在过渡时期消灭社会中滋生的“阶级差别”，包括对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划分。

右翼和左翼的极端主义分子过去和现在往往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同消灭对抗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原因联系在一起，而是理解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这种理解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所指的暴力只是针对那些手里拿着武器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在其他所有情况下，他所理解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就是消灭以垄断地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对立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是没有阶级、自然也就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政治的社会。

实践证明，革命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的问题。第一，如何组织和捍卫自己所夺取的政权？第二，如何对待过去的统治阶级和采用什么制度来消灭滋生社会阶级分裂的根源？第三，如何组织正常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经济生活？由于工人没有接受过管理复杂的社会过程的训练，不得不在管理“过程”中学习科学和艺术，所以才使所有这些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工人阶级的面前。

这些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每当不同的国家出现革命或革命形势时，他们总是积极发表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对革命者给予帮助。他们特别关心德国和俄国类型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保存着许多中世纪社会的残余。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政党应该如何对待其他政党和社会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恩格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当迫于形势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后，应尽可能避免



战术性错误：“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sup>①</sup>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表现出来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我认为，20世纪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工人政党没有在实践中制定出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关系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联系的、系统的政治措施和行动。在这方面，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无产阶级对私有制的态度，对消除私有制的时间和方法问题的态度。

一些主张立即（从今天到明天）取消私有制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话，即“共产主义”的概念就是指“消灭私有制”。对此必须指出，第一，马克思在这里谈共产主义时所指的是明确的社会运动，第二，援引马克思这番话的作者使用的《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其俄语翻译是不准确的。《共产党宣言》原文说的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aufheben）私有制。众所周知，从黑格尔时代起，“扬弃”这个词的哲学范畴指的就不是“消灭”，而是“否定”，即保留被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587—588页。



定对象的正面东西。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sup>①</sup>这就意味着，当私有制还能促进生产发展的时候，就不能“废除”、“消灭”和“摧毁”私有制。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初稿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接着又回答道：“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sup>②</sup>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完全采纳了自己合著者的这个思想。

应该指出，私有制的客观辩证法同其他任何社会现象是一样的。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出现、确立和发展，然后又必然会逐渐消亡或被否定的过程。这一点在大私有财产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最初大私有财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引发了经济、社会和其他危机，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至于中小私有财产，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能够相对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积极作用，能够满足没有被国家考虑到的人的某些需求。马克思写道：“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③</sup>

历史的经验（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经验）表明，过早地全面取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10—411页。



小私有财产的尝试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停滞，会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对此，只要引证“军事共产主义”<sup>①</sup>的实践或苏联明显过早地、强制性地实行的集体化，造成农村普遍饥荒、夺走无数人的生命的做法就足以说明问题。

当然，上面所谈的内容并不是说私有制是永恒的，也不是像如今很多自由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完全是一种积极的现象。我们已经讲过，私有制和资本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引发社会生活的很多消极现象。它们撕破社会网络，把人变成相互竞争和敌视的、孤独的和自私的个人。正如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时，人同劳动以及人的个性发生严重异化，使人变成局部的和孤立的存在物。在资本统治阶段，这种异化逐渐具有普遍性。这种异化将人从一个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全面的个体变成大量产品和大众文化的狭隘消费者，在这个消费者身上体现了由此而引发的全部消极后果：利己主义、物欲横流、追求享乐等。

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在俄罗斯表现得特别明显，确立自上而下私有制关系的代价就是居民全面贫困化和人口缩减，资本外流，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的人才外流，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猖獗，族际冲突和社会冲突始终没有平息。

如果说，私有制在前几个世纪里发挥了某些积极作用，那么，它在 21 世纪同已经开始的信息革命则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就其实质来讲，信息革命指出了私有制的历史界限。关键在于，信息、知识、科学艺术成就不可能由市场来评估其价值。它们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需要全人类的监督。

综上所述，可以用马克思的话对当前这个时代做出如下结论：

<sup>①</sup> 又译“战时共产主义”。——编者注



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sup>①</sup>，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在今天需要“废除”了。

马克思在考虑取消私有制的实际措施时多次指出，否定或扬弃私有制必须用相反的、即完全不同于建立私有制过程的方式来完成。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我认为，马克思所指的是，首先应该实现大资本的社会化，然后，大资本通过竞争逐渐取代中小私有企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具体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写道，无产阶级首先应该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使生产集中化，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②</sup>。如果不实现生产力总量的增加，就不可能建立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和消灭社会的阶级差别。

从战术观点来讲，他们认为，首先必须剥夺地产，用地租来弥补国家开支，实行劳动义务制和累进税制，取消繁重的童工劳动，社会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实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等等。

马克思认为，建立新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根除“资本主义胎记”的长期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所有具体细节是无法预见的。只有根据工人阶级具体的革命活动经验才能够认识到过渡措施的所有细节和历史特点。在分析巴黎公社存在的短期经验时，他特别指出了劳动者政权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比如，官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缩短工作日，建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和自治等等。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些特点，后来成为列宁在实施和调整苏维埃国家政策时所奉行的实际标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同拉萨尔论战时指出，这种过渡将会随着社会生产的高涨逐步完成。他提出了向新社会迈进的两个阶段（后来列宁给了这两个阶段相应的称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建立新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将会逐步根除过去社会的“胎记”并产生未来社会的新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劳动已逐渐成为公民的普遍义务，随着公有制的实现，对抗阶级将逐渐消失，从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设施逐步废除，私有制的心理也不断得到根除，等等。

同时，在这个纯粹过渡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sup>①</sup>。在这里，社会平等同“资产阶级的”权利继续并存，集体性质的劳动同个体的报酬并存，较低的社会生产效率决定着国家的存在特点，国家不得不严格监督劳动标准的执行和社会物质福利的分配。只有在第二个阶段（共产主义），随着生产的普遍增长和从前社会劳动分工的消失，随着劳动逐渐变成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和本能的需要，国家变成社会的自治，社会异化才能最终消除，人类才开始开创真正的历史，这个历史有别于以往所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自发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列宁运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思想，在 20 世纪创建了更具体的过渡阶段理论。他一方面认为这个阶段的内容就是革命，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必须战胜所有其他社会经济结构。如果对马克思来说，新社会的整个第一个阶段就是过渡阶段，那么列宁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04 页。



则认为，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建立意味着过渡过程的基本结束。

列宁的过渡阶段理论符合俄国现实的特殊情况。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列宁划分出 20 世纪前期俄国典型的 5 种经济成分：自然经济，小资产阶级成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sup>①</sup>。列宁在权衡每一种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谁战胜谁：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苏维埃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应该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发展速度和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他在自己的演讲和文章中不断地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的特点和作用。他特别指出：“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的敌人却把它说得毫无意义。”<sup>②</sup>

反对者们一味地认为，在 20 世纪初俄国没有作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迈向社会主义的准备，他们完全忽略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俄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俄国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如果对 20 世纪前期俄国现实中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进行认真考虑，就不可能理解，列宁为什么相信在俄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方面，革命前的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建立具有前途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国家。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196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283 页。



列宁坚信，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指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指某个具体国家。他对于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所持的乐观态度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对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充满信心，第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尽快克服这个国家技术和文化落后局面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前提。

当然，十月革命后，除了群众以及执政党，即采取措施克服国家文化落后局面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善的生产力的政党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立即取得胜利。列宁认识到这一点，在自己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指出了实现这些战略任务的具体措施：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全面实现电气化，建设最先进的工业，实行合作化，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实现苏维埃国家非官僚化和民主化。实现这些措施，就能够保证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列宁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时将“军事共产主义”恰当地比做“骑兵冲击”，布尔什维克试图在“骑兵冲击”的基础上、用最短的时间在单独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由于国家突然出现全国性危机，致使这种“冲击”宣告结束，而危机表现的极点是喀琅施塔得暴动和坦波夫农民起义。列宁称这些事件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大危机，这些危机促使布尔什维克迅速改变自己过去的政策，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比其他任何政策都更加切实地考虑到俄国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特点。不应该忘记，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才恢复了市场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经济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



国家未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按照列宁的意见，新经济政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同俄国条件相似的所有国家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问道：“怎样（注意）走向社会主义？”接着又回答道：“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sup>①</sup> 1922年11月20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做了最后一次发言。在反思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时，他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sup>②</sup>

列宁还非常关注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同马克思的相关文章在观点上十分相近，他始终在研究和思考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我记得，马克思说过，国家是一种政治形式，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sup>③</sup>。国家是独特的暴力机器，执政的阶级借助于这个暴力机器统治其他社会阶级。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的功绩过去和现在恰恰在于，他不是假设而是解释，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物质财富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24页。

② 同上，第3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2页。



变化，国家和权力的一些形式必然取代另一些形式。他认为，现代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sup>①</sup>。这些国家应该随着私有制的消失和对抗性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在这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同米·巴枯宁的观点相吻合，虽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国家的必要性问题上与巴枯宁有分歧：马克思主张国家在过渡阶段发挥积极的作用，巴枯宁则反对这一点。

20世纪初，列宁在同考茨基和潘涅库克就国家问题论战时也辩论了这个问题。这时的论战已经是围绕着更具体的问题在进行：革命之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

十月革命使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经受了严格的实践检验。

按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意见，资本主义关系崩溃和工人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国家应该逐渐“消亡”，而“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sup>②</sup>。马克思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充分体现人的自由的联合体将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冒充的集体”<sup>③</sup>。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sup>④</sup>

20世纪的早期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验证并修正了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众所周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当时在其他国家（匈牙利、德国、英国）出现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马克思的观点相矛盾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然后蔓延到其他不太发达国家，最后引起世界革命。相当一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2页。

② 同上，第3卷第6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3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虽然看到了这种矛盾性，但仍然教条地重复马克思过时的思想，拒绝承认和接受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十月接受了历史的挑战。他们领导了革命并在俄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

其中一个困难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视性包围，它们企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由此可见，应该大幅度增加保卫革命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成分：建立正规的红军代替实现从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全民武装”，建立职业化的警察机构及其相应的特别机构等等。国内战争开始以后，这些部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被迫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居民的教育和培养。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国家。

国内战争结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国家经济开始稳定起来，列宁在自己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又开始研究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并且提议在国内实行政治改革。他要求尽快削减苏维埃国家的党政机关并使之民主化，坚决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开展文化革命，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发展合作社运动。列宁特别强调，要将没有被苏维埃官僚主义实践所腐蚀的工人从机床边吸引来参与国家的领导，不能让那些像斯大林一样“不忠顺的”人担任执政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排除在国内实行多党制的可能性，包括允许孟什维克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权<sup>①</sup>。遗憾的是，疾病以致逝世使十月革命的领袖没有机会完全实施这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民主的思想。

斯大林掌权以后，新经济政策夭折了，而“军事共产主义”制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533—534 页。



度和“非常措施”政策重新在国内确立起来。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维埃国家实际上出现了官僚主义的蜕变。在国内建立了领袖个人权力的极权制度。比较典型的是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首先，斯大林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国家自然消亡的理论。在评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时，他称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是“致命的理论”<sup>①</sup>。他建立了自己的、在内容上同马克思的理论直接对立的国家理论，取代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他断言，随着社会主义的临近，阶级斗争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了。据此，他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出了一个十分著名的结论：一方面，对抗的阶级在苏联消失了，另一方面，苏维埃国家得到了强化。斯大林需要用这个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理论从理论上证明极权制度及其镇压政策是正确的。结果，这个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如今，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很多批评都是引用斯大林极权制度镇压的现实来证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是“站不住脚”的<sup>②</sup>。

在现实中，苏维埃国家的确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作为劳动人民的国家，它完成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很多任务。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基础，即把资产阶级财产收归国有，消灭了对抗的阶级，建立了计划经济，组织起相对有效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了文化革命的很多任务。结果，苏联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苏联不可能取得反法西

<sup>①</sup> 参见俄《共产党人》杂志1990年第18期第72页。

<sup>②</sup> Г.波波夫《与A.帕尼金的对话》，载于俄《Панинтер》杂志2000年第2期。



斯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开发宇宙空间，也不可能创造先进的科学和文化。

另一方面，苏维埃国家并没有摆脱官僚主义蜕化，导致个人专权的极权制度——斯大林主义。这个制度照例实行“榨取”工人和农民“血汗”的政策，保留社会的不平等，确立党政机关干部不合理的特权，压制人的创造自由，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实行全面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监督。所有这一切在实践中必然不会造成国家的消亡，而是导致国家的强化，使极权胡作非为，苏联尤其如此。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非法定镇压时，作为革命者的“列宁近卫军”被全部消灭，不经过法庭和调查就杀害了几百万无辜的苏联公民。总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

斯大林主义歪曲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并使其变形，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整个模式的最终崩溃准备了条件。在改革的年代，曾经尝试通过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来阻止这种崩溃，但是这种尝试因 1991 年八月叛乱和后来的激进自由派掌权而中断。

因此，到 20 世纪末，劳动人民于 1917 年十月开始的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实验宣告结束。于是，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官僚们又发生了一次典型的变形：他们用权力交换财产，很快变成俄罗斯“新”资产阶级。今天，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决定着俄罗斯在苏维埃后时代的面貌和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消极的社会后果。

由此应该承认，俄罗斯早就不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了。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转移到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性活动不断增强的国家，转移到开展反对全球化者的国际抗议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的国家。至于当代俄罗斯，它在完全抛弃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后，还在继续向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落后的外围演变，在这个国家里，劳动人民只



能充当对“这个世界的强者”逆来顺受的奴隶的角色。俄罗斯人民是否认可这种历史命运呢？时间将会证明的。

而中国今天出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它日益成为当代主要的进步力量。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亿万居民的生活得到迅速改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发展速度为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近来中国在经济和宇宙开发领域的成就证明了国家领导人战略方针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善于从历史中吸取必要的经验，从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到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有益痕迹和对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消极后果的思索。

中国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社会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即效率和社会公正相结合、市场和计划相结合、个人主动性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思想。当然，这种充满矛盾的结合现在和今后都要求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进行全面和科学的斟酌并经常同群众保持“反馈联系”。这里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避免出现社会完全服从市场原则的极端化倾向，那样会导致深刻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国家变成没有经济根基的“社会保障体”，从而使社会出现寄生现象和生产停滞的现象。但是无须害怕这些矛盾。只要对现存的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就能够制定出现实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政策，但是糟糕的是，当代俄罗斯却很少分析和利用中国的经验。

通过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来思考当代世界的历史局势，必然会得出结论，即苏联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急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今天，有侵略野心的右翼力量企图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强大的单极世界。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力量继续经



受着深刻的政治和思想危机。而俄罗斯现在仍然由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掌握政权，他们的政策是使富人更富，使穷人更穷。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来自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应有的抵抗，虽然俄罗斯工人阶级同资本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要求改善自己艰苦的劳动条件的矿工行动，航空调度员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市民反对政府企图将公共事业改革的负担转嫁到居民肩上的游行示威等。然而，工人阶级的这些行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和纯粹经济的性质。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目前他们缺乏应有的组织和统一的政治领导。

目前，对俄罗斯形成的历史局面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有人对现状极其不满，有人则采取听天由命和顺其自然的态度，还有人的现状十分满意。依我看，首先应该认清局面，然后汲取教训。主要的经验教训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论据的理想和价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第二次降临俄罗斯对大多数人是好事；没有崇高的目标和理想、不信仰更好和更公正的生活，就不可能体面地生活。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人类进步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曲折。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也会停止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也不会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理想从此消失，相反，对于那些探索替代异化和暴力世界的途径的人，对于那些认识到更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并应该为此而斗争的人来说，这些思想和理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 第二章 马克思重新归来

我写这本书时，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叶利钦体制奉献给莫斯科人的流血的五一节，仿佛这是专门为了对俄罗斯人民进行阶级启蒙和教育的。

长期以来，马克思被教条化和庸俗化，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又被“民主派”遗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马克思正在回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来。那些还在继续重复马克思主义是“空想”，具有“局限性”，或者“已经失去历史意义”的人，至少是智商低下，因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实性这么明显的东西都没有看到。



### 马克思的预见与马克思的错误何在？

无论马克思的敌人如何反对马克思，他们都无法否定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马克思是发明唯物史观的第一人。正是唯物史观使马克思能够准确地预见到人类发展的道路。

我们随时能够找到证实马克思科学思想正确性的论据，比如在使人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现代技术革命中，在要求用科学方法自我管理经济的蓬勃发展的生产社会化过程中，以及最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和历史思想——使用“普遍的”创造性劳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思想也得到证实，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如今这种创造



性劳动已经在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的社会联合体奠定基础。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从来都不是实现人间天堂的理想。相反，他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将占据人的主要时间，这种劳动既是一种享受，同时又像雕塑家、作曲家或设计师的工作那样，是“极其”繁重的事情。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也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相反，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这种现实的直接结果，而首先是那些引起社会生产全面自动化的人类总生产力的直接结果，其最终结果是将活劳动从资本的权力和监督下解放出来。谁敢说在当代现实中没有这些趋势？

马克思就其世界观来讲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他的敌人和假朋友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对于他来说，“解开历史之谜”是为了使人们逐渐克服异化以及市场关系和私有制派生出来的惟利是图的依存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这不是像莱布尼茨的单子<sup>②</sup>一样的封闭的个体，而是反映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整个世界。如果这些关系将人沦落为奴隶，那么就应该改变这些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深刻涵义之所在。谁能够反驳这一点呢？

马克思出生在同法国接壤的德国莱茵省，他接受了两种伟大的文化教育：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法国文化体现在他的学说的革命性上，而德国文化则反映在他的哲学里；前一种文化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养分，后一种文化则滋养了他的辩证法。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sup>②</sup>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和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用语，指最简单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译者注



后来，马克思在研究自己的经济观点时又接触了一些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不了解这些著作，就很难写出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与此同时，如果认为《资本论》只是一部狭义经济学的研究著作，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结构，而且还发现了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必然向更进步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规律。

同任何人一样，马克思在创作中也难免犯错误。众所周知，他曾经错误地指出了欧洲即将发生革命的时间。<sup>①</sup> 我认为，马克思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过高估计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借助于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潜在的资源自行发展的潜力；他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作用，过低估计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但是，这是天才所犯的 error：这些错误并没有改变和推翻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的总的预测。

马克思不仅是学者和哲学家，还是参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这样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家。他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真正的思想家。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总体描述，在同拉萨尔的论战中提醒自己的追随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可能要犯的 error。遗憾的是，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人并没有避免这些 error。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77页。

## 社会主义在俄国：兵营式模式的破产



被  
无  
知  
侮  
辱  
的  
思  
想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第一个实验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马上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非传统问题：第一，在单独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第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状况使列宁有理由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如何在实践中具体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列宁认为，俄国共产党人应该自己积累经验。如今我们可以说，就本质而言，俄国经历了两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和列宁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通过兵营式的官僚主义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社会主义，完全忽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验。第二种模式要求在仔细研究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好经验的前提下，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其本质而言，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即社会主义是非常民主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权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劳动者。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民主。所有这些思想都包含在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而在斯大林的模式中则完全没有。我国实行的斯大林模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不文明的”模式，或是带着由此而来的全部消极后果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模式。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长期占优势地位的不是列宁的模式，而是斯大林的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在这个模式中几乎完全消失



了，因此，亿万劳动人民不可能不疏远这个模式。如今，那些试图恢复这个模式的人，将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致命的打击，最终损害社会主义思想的威信。

问题在于，斯大林的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且在纯粹经济方面都遭到彻底破产。这种模式适用于极为特殊的生活条件，所以，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它不能“驾驭”科学技术革命，因而为自己的崩溃创造了条件。这个模式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经受不住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在建设人的更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逊色于资本主义。由于这个模式建立了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使共产党脱离了人民，因此，最终不仅导致了党本身的垮台，而且也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的战略遭到破产。

共产党人的错误不可能不被国内外亲资产阶级的力量所利用。于是，在1991年8月发生了资产阶级的政变。政变不仅摧毁了兵营式社会主义模式，连1917年10月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素也被一同消灭了。我这里指的是下面这些人的权利的实现：劳动、休息、住房、免费教育、医疗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等权利。

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式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它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说。如果在我们国家能够彻底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如果不过早地取消小私有经济和消费合作社，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而是使社会主义更加民主，这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

但是，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兵营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被消灭，中国经济改革的榜样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纲领的实行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

历史正确性。

## 同马克思一起走向未来

在著名的 1991 年八月事件之后，马克思学说的结论遭到大肆攻击，然而，俄罗斯也马上意识到，马克思必然会重新归来。当时，资产阶级民主的鼓吹手们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就开始对劳动人民及其新型政党施加严厉的阶级压力，彻底禁止了苏联共产党的存在，在报刊和电视中鼓动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关闭所有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有关的科研和教育机构。

但是在现实中，准确地说，在今天，在以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为标志的统治制度推行的那些经济改革的失败中，我们又找到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主要论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研究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时证明，货币本身不可能引起商品生产的活跃，相反，只有增加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才能够巩固货币体系，减少通货膨胀。我们的改革家们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这个意见。他们以为，不提高生产就能实现金融和金融流通的稳定，结果不仅没有减少通货膨胀，反而彻底摧毁了整个金融体系。

价格自由化的思想也给“改革家们”带来了类似的后果，而且这种价格自由化是在我国经济高度垄断的条件下实施的，垄断不仅涉及一般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而且涉及工艺过程本身。结果，我们不仅使劳动人民破产，即依靠勒索劳动人民来完成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也使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速度减慢，很多企业停产和关闭。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最终，改革家们所搞的私有化必然彻底摧毁经济，因为，第一，他们要消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成分，第二，他们要改变所有者，而并不改变生产的性质。“民主派改革家们”正在重复那些极端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错误：他们在不改变农业工艺基础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强行集体化的方式来改变所有制关系。

但是，正如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所有制形式不可能高于或低于自己的工艺基础。在相反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生产的停滞和崩溃，现在我们在我国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也同国家所有制一样，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有将两者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益处。这一点不仅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得到证明，而且也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得到证明。

在观察俄罗斯经济改革破产时，我们有充分信心指出，历史证明正确的不是他们的思想鼓动家哈耶克，而是马克思，不是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概念，而是马克思的学生——凯恩斯的生产概念。

同马克思一起，我们将走向未来，而同哈耶克及其在俄罗斯的狂热追随者们一起，则注定要走向灾难。

为了避免失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走多种经济的道路，将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首先稳定商品的生产，然后开始逐步扩大生产。

但是，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只有将关心国家发展的所有左翼和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联合政府，才能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目前的政治体制让我们依赖于西方，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制定另外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这种新的战略和策略必须既考虑到全球文明的规律性，也考虑到俄罗斯的特殊性。

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不会重复世界资本强加给我们的自由主义模式，但也不是退回到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上去，而是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马克思已经用自己的全部创作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被  
无  
知  
侮  
辱  
的  
思  
想

### 第三章 我遵循的是经典作家的范式

听了尤·亚·克拉辛教授的报告，我想说的是，我不同意他对似乎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阐释的批评。我认为，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而是被扭曲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即那个曾经在我们国家实行过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很像马克思说的“普鲁士的”、“粗暴的”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我遵循的是经典作家的范式，拥护马克思时代创建的、他去世之后由列宁、葛兰西、卢卡奇以及其他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下来的社会主义观。

我不能同意报告人的建议，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他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定义都是相对的。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包括社会主义，都经常处在独特的“涡流式的”运动之中，因此很难用相同的科学范畴和定义来表述。这种运动，即这种涡流是没有任何方向、任何标准、任何衔接的。试图发现社会主义的某个特点和特殊性、指出社会主义科学定义中某些固定不变的模式，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同时，确实应该给社会主义做出定义。由此，这个矛盾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但是报告并没有讲清楚，具体应该怎样做，如何摆脱矛盾，如何给不确定的东西下定义。

第二个问题，也是十分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新的“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观，那么，如何把这个观点同经典作家原来的社会主义观相结合呢？比如，如何把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工人阶级的





政权”同放弃阶级立场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呢？谈论“社会公正”，怎么能不涉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呢？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不仅没有更新社会主义观，反而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观。它否定一切，此外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更倾向于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立足于在实践中检验所有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途径。借用报告人的语言，邓小平有很多“量化的”形式，这使他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实情况时可以加以运用。比如有这样一些概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优先发展生产力”、“开放经济”等，为发展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比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更多的论据。

我们当时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前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就提出过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思想最初的含义是什么？经过一番探索，终于发现是比埃尔·勒鲁于1814年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这个词。我们在他于1834年完成的《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找到了这个词。这篇文章谈的是法国小商贩和资产者给里昂无产阶级制造的流血事件。资产者的纯粹物质需求即对金钱的需求是这些事件的起因。这使得比埃尔·勒鲁感到气愤。他认为，为赚钱而杀人是犯罪行为。他开始寻找能够替代这个社会的思想，并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特殊替代物。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具有个体的、利己的因素。而社会主义正相反，具有社会的、利他的性质。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个体和社会同样都是需要的。夸大社会的因素（绝对的社会主义）和个体的因素（绝对的利己主义）都是不对的。他称这两个极端是互相对射的“两把手枪”。在第一种情况下，个性消失并融化到社



会共同性之中，第二种情况正相反，个性肆意张扬，社会整体性消失。用现代语言来讲，比埃尔·勒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激进自由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最早进行的一次批判。他在文章中证明，对于政治家来说，只有将社会和个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好的理想。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很相似。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埃尔·勒鲁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因此，如果说，比埃尔·勒鲁是用基督教的哲学观点来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则是从工艺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马克思作为启蒙时代的继承人给自己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的“理性社会”能够实现吗？即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的利益将同自由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将不会存在兵营，也没有个别人的肆意妄为。从经济和自然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能够实现吗？

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自己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得出肯定的答案。这个社会不仅是可以实现，而且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社会是对在经济和精神上压迫人的个性的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辩证的否定。这是每个人的自由辅以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的社会。这种社会应该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

遗憾的是，今天，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共产主义”一词的威信。因此，从本质上说，把马克思的理想称为他在早期著作和成熟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更加确切。做这样的修正还有另一个理由，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通常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财富的共同占有及平等分配，而没有指人的自由活动和人与人之间自由的交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正是人类历史之谜的实质和答案。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十分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和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说，只有在团体中，或者“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sup>①</sup>。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提出更完善的社会理想。只有在宗教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理想。但是，众所周知，宗教的理想是天堂，而不是在人间实现的。宗教的理想不可能满足活生生的文明的人。

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不再是自己物质需求的奴隶并开始自由发展自己的智力、精神和审美能力，即当他不是按照劳动时间的规定，而是按照自由时间的规律来发展时，人道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但这种条件只是到了 21 世纪初才开始出现，是随着自动仪器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机地相互作用，随着体力劳动从生产领域中被排挤出去才逐步出现的。但是，只有在全面实现生产自动化、完全消除了社会对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对城市和农村的划分之后，这样的条件才能完全形成。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实社会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条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和中国。

马克思在研究未来社会时谈到了普遍劳动的统治地位。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统治地位。这种劳动指的是学者、发明家、艺术家等的劳动。今天这种理想为什么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历史前景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青年人和中年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同样都向往这个理想。因此，把马克思看作是早已过时的 19 世纪的人的说法，不免有些可笑。不妨读一读《资本论》，特别是马克思为写作《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 卷第 84 页。



本论》而准备的一些手稿，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说，机器的自动化系统是未来的理性社会的物质基础，你们就会明白，这种社会不仅是可以实现，而且是必然会实现的。

当然，马克思也有自己的错误和矛盾。我指出其中的一个：这是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的马克思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学者，他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常常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到来的时间上犯错误。这个矛盾是马克思个人的特殊悲剧，但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判断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逻辑太清楚了，以至于产生了视觉上的特殊误差，即距离上的错觉。这就好像透明的水会使人觉得湖底或河底很浅一样，严谨的科学理论往往使结论提前得出。现实的历史可能会落在历史逻辑的后面，甚至同历史逻辑的最终结论相矛盾，但现实的历史迟早会实现这些最终结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落后的俄国开始实际实施的。列宁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在俄国的土地上实现马克思的思想的复杂性。他试图在文化革命的基础上克服未来理想与现实行动之间的鸿沟。他建议，依靠教育、科学和先进技术来填平文化落后的鸿沟。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社会，这个社会将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最优秀和最先进的东西。因此，他要求将资本主义进步的成就和苏维埃政权结合在一起，用这种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不仅能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能超过它们。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汲取全部精华，包括最新的工艺、组织生产的方式、教育体系等等。所有这些精华最终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更有效率，更完善。他写道：“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



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sup>①</sup> 从这些言简意赅、但鲜为人知的提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绝不像现代新自由主义者所形容的那样，是恶意的和绝对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是一个彻底的后资本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产生和发展更完善和更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的社会）所必经的历史阶段。

绝对的反资本主义者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不能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即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社会。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最终破产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结束时，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曾撰写一本书《社会主义：经过时间的检验》。当时，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所以，该书没有出版。今天，我坚信，虽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崩溃了，但社会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群众普遍对俄罗斯目前形成的野蛮的和不对文明的资本主义的不满态度。

此时，我的眼前浮现出在莫斯科不同时期发生的两次游行示威。1991年初举行游行时父亲和儿子都打出“社会主义——死路一条，资本主义——真正的生活”的口号。三年以后全部由年轻人组织的游行打出的口号是“资本主义——臭狗屎”。这条标语是无政府主义者写在黑布上的。

今天，尤·亚·克拉辛在自己的报告中所谈的那些自由主义价值并没有得到证实，而是被抛弃了。三年前极权的社会主义处在逐步消失的过程中，这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但是今天，大多数人已不再接受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的价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20页。



值。因此，不值得将这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更不值得退回到康德那里或从科学退回到空想。

出路在哪里呢？报告人建议在哈贝马斯那里或在信奉其伦理价值理论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寻找。我国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宣传的就是这个理论。该党的一些党员问我，为什么我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却不参加他们的政党呢？我回答：因为我不赞同这个价值的纯粹伦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实践中是完全模糊不清的东西。比如，作为“公正”这样的价值，谁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特别是有人认为，富人帮助穷人是公正的，而穷人从富人手里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拿过来就是不公正的。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概念的理解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令人费解的，都是不科学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

我不是纯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拥护者，因为这个价值观是主观的。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主体，它就永远也不会实现。它就只能是表面上的康德的理想，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界限。社会主义不是价值，而是真正的未来的现实萌芽。它是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内核中诞生出来的。但是它也同任何萌芽一样是可以凋谢和死亡的。以20年代的俄国为例。在经济中实施新经济政策也给上层建筑——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带来了广泛的民主。紧接着，这些措施被取消了。不妨回顾一下“解冻时期”，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你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就其实质而言，这些历史事例都是建立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尝试，都是恢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尝试。

有人说，同幼小的萌芽在自然界中经常夭折的现象一样，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也没有生存的可能。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民主



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在很多国家发芽。它的胚胎已经出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各种自治股份公司里，工人以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所有者身份出现。美国、西班牙、法国、以色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工作人员入股的企业和公司。

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伟大的思想，因为它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今天，无论是自由主义理想，还是专制的或极权的社会主义理想都不会有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谈到和设想的那个以真正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社会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没有前途的。历史像帆船一样在风浪中行驶。它左右摇摆，但迟早会驶向大洋，按照马克思的意思，那里将开始人类的“真正的历史”，人对待自然界和社会的理智态度将决定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

在向这种社会状态的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将不断吸收全人类文化的精髓。它能够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就同悲剧性的错误区别开来。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出现同极权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论不可能研究出新的社会主义观。后现代主义属于昨天，它正在被新的独特的经典所代替，我相信，在这样的新经典中，马克思主义作为 21 世纪的社会哲学将再次复兴。

整个人类的历史正在向人和社会的自由一体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这种运动。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个人的计算机立刻接触到人类的普遍知识，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无线电话同另一个人直接接触。这恰恰是“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作者比埃尔·勒鲁梦寐以求的个人和社会实际结合的那个物质基础。

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对一切有助于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思

想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它同维尔纳茨基的智力圈的思想、费多罗夫的实践永存的思想以及齐奥尔科夫斯基关于对有生命的宇宙的期望很相近。至于用后现代主义的主观理论丰富社会主义的尝试，我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并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做斗争的时候，或许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现在，在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统治的情况下，它正在失去积极意义，成为无用的东西。

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否定和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并没有把这个战略贯彻到底。当然，正如已经讲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尝试不能在历史上继续进行下去。今天，完全有理由认为，新的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在世界和俄罗斯逐渐成熟起来，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会被接受。新左翼运动正处在其历史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因此不能保证它不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但是我相信，这种运动迟早会走向通往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思想史指出的社会理想的大道。



## 结 束 语

读完这本小册子，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在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时代，作者会选马克思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特别是研究他的社会理想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首先，本书作者原则上反对将世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人物（马克思就是这样伟大的人物）妖魔化的做法，如今俄罗斯大多数媒体都在贬低马克思。同时，大众传媒肆无忌惮地伪造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社会理想（социальный идеал）以自己的科学性和真正高尚的人的道德性而同其他社会理想（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后，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早就不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了。当然，过去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研究过马克思的社会理想<sup>①</sup>，但通常他们的文章都是泛泛地谈，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问题。而马克思的思想敌人，则在自己的研究作品中竭尽全力地让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得出错误的、甚至是厌恶的印象。

通常，这些研究人员的文章不是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原文以及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而是研究那些对马克思著作的错误的阐释。他们常常将马克思主义同“上流社会的宗教信仰”、“空想”、“思想上的抄袭品”等等加以比较。但是，最“精致的”伪造往往不是出现在马



<sup>①</sup> 参见特·伊·奥伊泽尔曼、М. А. 利夫什茨、Э. В. 伊里因科夫、Н. И. 拉平等人的文章。



克思主义公开的敌人中，而是出现在它的直接追随者，即“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正统派”、左翼和右翼社会党人中间。例如，马克思在世时，他的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法国朋友和学生（拉法格等人）实际上就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原始经济主义。再后来，我们的“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这样做。马克思在谈到这类阐释者时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这不是针对那些迷恋“过头的唯物主义”学生的玩笑话。这是马克思对待人的生活中往往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思想和理想的态度。因此，他称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sup>②</sup>，将人掌握的哲学思想比做“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sup>③</sup>。在这方面还有他关于科学和科学思想的一句名言，即科学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物质力量。

在本书正文中，我已经证明，把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简单地归结为“人间天堂”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及其西方追随者正是这样做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现代“开放的”美国社会的理想在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

斯大林阐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目标，是可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并利用任何暴力手段也要实现的目标，这种斯大林式的阐释给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造成了并且在继续造成很大的危害。就其实质来讲，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中世纪的阐释，使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核心。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总是在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0页。

③ 同上，第295—296页。



义和“真正的人道主义”之间划等号，直接称自己的社会理想是“自由的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目的本身。斯大林恰恰不明白这一点，将历史上的暴力作用绝对化。斯大林在Г. 亚历山德罗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驱》一书中了解到马克思关于取消私有制同“人和为了人而掌握人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论断时，在该书的页边上写道：“这段引文指的是什么？”“这指的是什么？”看来，这些批注不是没有缘故的。

斯大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不知道，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根据。就连现代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们也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把“共产主义”的概念同全面的平均主义世界联在一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个全面的平均主义世界里，“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里，“生活的惟一目的”是“物质的直接的占有”，在这里“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的身上”。<sup>①</sup>如今，现代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广泛利用这些拙劣的歪曲了的关于社会理想的观点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所有左翼运动，这绝非偶然现象。本书作者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用真正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概念——这是今天在精神上迷失方向并在精神生活中找不到自我的俄罗斯亿万人民所必需的——来驳斥这些庸俗的伪造。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除了我于2003年完稿的“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这篇文章以外，我在这本书里又加入了另外两篇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和热点是很接近的，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实际性。第二，我认为，虽然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针对未来社会而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5页。

的，但是，研究这个理想不可能脱离其产生和依附的那个矛盾的现实。后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两篇文章之所以命名为《马克思重新归来》和《我遵循的是经典作家的范式》，决不是偶然的。文章是因90年代初期的具体历史事件而得名的。每一篇文章的问世都有其原因。

第一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75周年以及有感于1993年五一节游行示威而写的。众所周知，这次游行示威被当局用暴力驱散了。它是芝加哥五一游行在俄罗斯土地上的再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和平示威游行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实际上是后来炮轰“白宫”——用不合法的和暴力的手段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标志——的一次演习。这次事件以及“激进民主派”的一些类似的行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思想，即资产阶级政权在自己的存在受到任何一点威胁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暴力。

因此，20世纪末俄罗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证明，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深层次原因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些事件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具有其现实意义，是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种有效的替代形式。无论现存的政权体制愿意与否，马克思早已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重新回到俄罗斯。由此，这篇文章就定名为“马克思重新归来”。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实际意义，那么，一年以后完稿的第二篇文章则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对发展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该文的内容产生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一次名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观”国际研讨会。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主要报告人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主要取决于马克思的思想同康德和现代后现实主义理论的接近。本书作者则以这种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论证为理由，对马克思主义在现





代左翼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反思。反思的一般结论很简单：在世界科学中，目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能够使人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经典体系以及与此有关的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反，只有利用马克思的经典遗产，我们才能够全面理解和评价社会生活的现代过程及其最新的思想流派和价值。将马克思学说同康德哲学结合起来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企图必然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恢复到马克思之前的主观唯心论思维的时代。

“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使人觉得似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长期遗忘了。新政权借助于大众传媒，想尽一切办法使俄罗斯人民接受这样的认识。但是没过多久，生活本身就推翻了这种结论。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造成的破坏性很大的社会后果重新燃起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的兴趣。这种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长。虽然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对现代人类发展来说仍然是遥远的未来，但是证明这个理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因素却越来越多。首先，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越来越明显地符合全球后工业社会形成的最新进程，符合国际化和创造性劳动、知识、信息的作用日益增长的现实，而这些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关系是尖锐对立的。因此，西方要求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后社会和后经济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第一个描写这样社会的人。

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21世纪也同20世纪一样，是充满矛盾的时代，是前进和倒退交替的时代，是人类向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运动的时代。用《资本论》作者的话说，“历史的鼯鼠”继续向需要的方向挖掘，一步一步地向建立“自由的人的社会”靠近。这本小册子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个社会的必要性和高尚的道德意义。本书作者是否胜任了这个任务——这将由读者来评判。

## 附录一

### 论“新”、“旧”社会主义<sup>①</sup>

越来越多的左翼运动理论家和思想家认为，反思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特别是“新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同样，不研究“旧”社会主义模式崩溃的原因，也就不可能理解新社会主义的实质。我们所说的“旧”社会主义，首先是指苏联时期形成的那个现实的社会。

这个现实的社会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不打算在辩论中过多地纠缠这个问题。我们的理由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纯粹的”或者理想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那些第一次从资产阶级现实中脱胎出来、带有很多中世纪残余的国家里。这里首先是指20世纪初的俄国——这是一个工艺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的国家，这一特点在整个苏联历史时期都留下明显的痕迹。

在这段历史中有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成就和悲剧。然而最终的结局是一目了然的：20世纪前半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起来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到该世纪末就崩溃了。于是出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为什么这个模式崩溃了？只要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对“旧”社会主义做出概括性的评价。

---

<sup>①</sup> 该文写于1999年，第一次发表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的争论》一书中（1999年莫斯科言论出版社版）。后又收入《社会主义与俄罗斯》一书（2004年莫斯科YPCC出版社版）。为表现作者思想的连续性，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译者注



## 关于“旧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有很多的评价和定义。这些评价和定义涉及的方面很广，简直是五花八门：从新斯大林主义者的赞歌，即把苏联社会主义看作是新型的无剥削社会的理想典范，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否定，即认为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用哈耶克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通往奴隶制的道路”。

我们认为，这些极端的论调根本没有对在苏联建立的那个社会主义的现实模式进行客观分析。当然，这个模式也远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所阐述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最人道和最民主的制度。

然而，这个模式毕竟是 20 世纪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产物，因此，需要 we 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价。

第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它证明了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这个结论同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的经典理论相矛盾。第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在一个带着很多中世纪残余的、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这一点必然反映在苏联国家经济政策的特点上。最后，第三，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从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诞生出来的，这一点在政权的性质和工作方式上必然留下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一个定义：这是国家官僚主义的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严格的管理，缺少真正的市场关系，国家机构占主导地位，实行一党



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条化，生活、教育和文化方式形式化。

这种模式常常被称为动员式模式，即在战争之前、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的非常时期中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的模式。然而，还应该指出，这种模式在其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也并非始终是始终不变的。这一模式经历了其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它以斯大林时期残酷镇压的集权制度宣告开始，以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民主化革新尝试宣告结束。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旧”社会主义具有官僚主义的、甚至是“兵营式的”性质，但它仍然解决了很多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实现工业化，使公民的物质保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实现劳动、休息、教育和医疗保障的现实权利，使广大居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科学和文化的成果，等等。

同时，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回应时代的挑战，这一挑战是同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那里接受了很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包括解决“人的因素”问题的方法。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呢？依我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没有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没有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个原因，看起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国家建成的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这个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政权脱离了劳动人民，并且首先代表的是党和国家官僚的利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 1991





年八月事变中没有人支持这个党内官僚阶层、或称为党内权贵分子的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高举“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理论旗帜的苏联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这个党不仅在实践中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也没有让这个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关系。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没有找到这个思想，因为他们并没有预见到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在研究新经济政策时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过去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没有商品和没有合作社的社会，现在应该对这个观点进行“重新反思”。

这种重新反思的实质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国际市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在国内经济关系不发达的条件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拒绝市场关系；第二，社会主义要想在这种条件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建立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水平的生产和生产力。由此产生出他为俄罗斯设计的文化和文明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实质就是将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技术和组织成就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寄希望于在解决“谁战胜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时对社会主义有利。列宁同自己的拥护者的区别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吸取了资产阶级文明所创造的所有优秀东西的资本主义后社会。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苏联社会主义出现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和90年代初的崩溃。

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之后，人们不再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后（即工艺、经济和政治更加发达的）社会，只理解为纯粹的反

资本主义的社会。而这种认识给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效率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 “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暂且把对“旧”社会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和对当代社会发展条件的理解放在一边，我们先来从一般特征上描述一下那个“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轮廓，应该用“新社会主义”的模式从思想上武装左翼民主力量。这个模式都有哪些轮廓或特征呢？

第一，应该把“新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后社会，这个社会汲取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前身——资产阶级社会在生产工艺和生产组织方面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领域，包括民主发展、政治多元化、居民的社会保障、教育和科学等领域所有优秀的成果。

第二，“新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工艺和经济基础。毫无疑问，在原来的理论中被视为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个工业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因为经验证明，这个工业虽然提高了社会劳动的总生产率，但是并没有消除人与工艺的异化（甚至还强化了异化，增加了个人的非创造性劳动的比重），并且产生了大量生态问题，增加了外伤和职业病的比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新社会主义”的工艺基础是同灵活的工艺规程、机器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总之，这里谈的是工艺的后工业性质和信息性质。只有这种工艺才能为创造出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准备物质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建立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没有建立科学工作者获得物质利益的机制（这是同所有制以及生产和管理生产的组织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则工艺本身是不能解决





“谁战胜谁？”的问题的。

第三，“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那些能够创造出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生产率和更多劳动刺激的所有制形式。但是，只有在克服工作者（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和企业化管理方式异化的基础上、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所有制。这里所说的是除雇佣制以外的所有制形式。

第四，应该认识到，“新社会主义”就其人道主义本质来讲，不可能不是“生态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在民族和国际舞台上积极地为人和人类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主义者的特点始终是不仅维护“本国人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他国人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本质要求他必须积极行动，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防止工业废料污染周围环境，创造周边的安全环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社会主义”为致力于保护健康的生存环境的所有国家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第五，与“旧社会主义”不同，“新社会主义”不仅要为社会绝大多数人重建一个基础雄厚的社会环境，还要为这个社会环境提供针对每一个具体人的新内容。在这里应该学习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西欧国家安排社会事务的经验，这些国家在解决住房问题、医疗保健、退休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曾几何时，现实社会主义以自己的社会纲领迫使资产阶级世界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社会问题。现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应该向他们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第六，在“新社会主义”模式中应该实现社会的广泛民主化，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我们应该明白，如果不继承西方国家广泛的和各种各样的民主改革经验，包括在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改革，



社会主义自己是不会自动提供民主尤其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可能没有任何政治和思想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妨碍他们表达完全符合劳动人民意志的利益。议会斗争的经验、政治多元化、实现言论自由被视为能够扩大对人们的影响和引导群众的现代文明社会生活的正常标准。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抛弃了对党性是工人阶级自然属性的主观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党性是通过对劳动人民在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的具体利益进行严肃的科学分析而产生的。只有在科学思想进行生气勃勃的竞争和全面抛弃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其得到顺利的发展。

最后，第七，“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对外部世界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同其他所有社会和国家的商品、人员和思想进行积极交流的社会。正如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去的发展经验所证明的那样，闭关自守、与外部世界隔绝只能造成社会生活的停滞。因此，社会主义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不同种族和民族人民活动的结果。“新社会主义”保留自己的国际主义性质，这一点决定了它必须实行相应的民族政策，即建立在所有民族平等的理想基础之上，建立在劳动人民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的民族政策。

“旧”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如果不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调整，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于是出现一个问题：“新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思想为依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所有制问题，这是任何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

## 对所有制问题的新的解读

我认为，“旧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很多错误都是源于对所有制问题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由于对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著名定义没有进行正确的解读才造成了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

左右翼（我这里指的是新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激进民主派）的批评家们至今仍断言，社会主义就是绝对否定私有制，因此他们常常引证《共产党宣言》。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黑格尔传统的继承人，如果认真看一看原著中的那句话，即社会主义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消灭所有制”，那么就会看到，没有一个词可以直译为“消灭”的。德语中“消灭”有两个词——“Abschaffung”或“Annulirung”，而原文中的词是“Aufhebung”，这个词的意思是“扬弃”，即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这里讲的是否定私有制，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辩证地扬弃，即不仅否定，而且还要保留（掌握）其有用的方面，比如人对事物的兴趣，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的表现，各种风险的核算和预见等。

1917年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行动，而是企图立即消灭私有制的所有痕迹，甚至连那些能够明显刺激生产的领域也不放过。从苏联的经验中我们认识到，在国家尚没有解决好人民的生活和服务业问题时，私有者通常都会很好地胜任这个任务。请问，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干涉私有制呢？私有制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只能站在道德立场上去对待私有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当它还能够刺激生产的发展和服务领域



时，它在历史上就是进步的。只有当它开始阻碍这种发展时，才会提出取消它的问题。

如今，一些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分子极力主张将核电站或国家铁路网、电力系统和宇宙开发系统等部门变为私有财产，这是很危险的做法。如果在苏联社会的条件下，国有制都没能防止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发生，那么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核电站转交到私人手中，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局面。因此，争论哪一种所有制更好——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意识形态的虚构的和过分的影响。今天，新自由主义分子竭尽全力使人们相信私有制具有绝对优越性的思想，而新斯大林主义分子则恰恰相反，坚持认为公有制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实际上，真理总是具体的：能够更好地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那个所有制就是最好的所有制。

要实现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做工作：私有制将一直保留下去，只要私有制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相比仍然具有效率，就会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宣言》的不准确的翻译也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全部管理实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旧的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很多缺点和错误都是由于从社会主义经济中过早取消私有制和忽视个人利益而造成的。因此，作为一个过渡性社会，只有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有制和公有制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才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段，列宁在研究制定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合作社思想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斯大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基于对所有制问题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或准确地说是超历史的理解，在列宁逝世以后就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按照斯大林的理解，所有制是一个自我孤立的范畴，而不是因生产力的变动而改变的生产发展的形





式，因此，对他来说，公有制永远是绝对的财富，而私有制则是绝对的灾难。这种态度实际上恢复到把私有制比做“盗窃”的蒲鲁东主义的认识上。

对所有制的这种超历史的理解，或就其实质来讲是盲目的理解，对苏联社会整个经济政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给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是将国有制绝对化、过早地取消私有制和合作社。

国有制不能等同于公有制，虽然国有制也能使人民同生产资料的异化暂时停止。人们认为国有制就是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国有制不能激发人对工作的兴趣，它一方面培植了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也培育了特权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 1991 年 8 月发生所谓的苏联新资产阶级革命时人民没有起来捍卫这个所有制形式的原因。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并没有预见到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时保持劳动人民异化的危险性。列宁只是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时，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就是文明的合作社制度时才明白这一点，但是已经来不及全面研究这个思想了。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将“私有”和“公有”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尚未得到解决。

似乎，集体农庄所有制应该是属于劳动者本人的所有制，但是，由于国家干涉集体农庄的事务，使这个所有制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农庄所有制。事实上，很多集体农庄比纯粹集体经济更快地变成了国营农场。

我再重复一遍，由于生产手段的变化，所有制——作为社会关系——成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可以改变的历史现象。如果没有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所有制是阻碍还是推动生产力的

提高？——就不能武断地确定所有制的形式。很遗憾，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苏联时期那个令人厌恶的经济思想，还有苏联后时期的那些新经济学家们，这些人不加选择地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像“种土豆”一样地灌输私有制思想。这里明确反映出原来把所有制当作绝对财富或灾难的盲目态度。如果从前认为国有制是财富，那么，现在则认为私有制是财富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正是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这种盲目态度下开始的，结果把国家引向死胡同。

最终我们应该明白，所有制及各种所有制形式不是盲目地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生产发展的手段：如果它们刺激生产的发展，它们就是进步的，就是被历史证明正确的，相反：如果它们阻碍生产的发展，就应该作为历史的废弃物而抛弃它们。

今天历史的经验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实践能够确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在这种或那种生产环境中是最好的。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成就说明，在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下，可以采取各种所有制形式，绝不能只采用一种，或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或私有制。采用哪一种所有制，取决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域的具体情况。

当然，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这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异化，但是这种倾向总是以客观根据为依据的，而客观根据是同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的。

盲目地将某一种所有制打上历史废弃物的“烙印”的企图，最终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现代社会主义者应该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承认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实践证明，最稳定的经济是利用各种能够刺激生产的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因此，根据效率和社会公正性将这些所有制形式合理地加以平衡，这是最重要的。





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承认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的同时，应该对这些所有制形式有自己的远见性。他们的鲜明特点是否定雇佣制度——这是将劳动人民沦为奴隶，使人们同生产手段、劳动、社会和政权异化的历史方式。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官僚社会主义都没有消灭雇佣劳动，所以，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还很遥远。因此，是否存在雇佣制度是区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臆想的社会主义的标准。

什么时候能够消灭雇佣制度呢？当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者时，当劳动者克服了同资本的异化时，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消灭雇佣制度。如果把资本理解为过去的、具体化的、属于个人或集团特有的劳动，把劳动理解为劳动力的消耗，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是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同私有者，而是同掌握垄断资本财产的国家打交道，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经典的“国家官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起源于19世纪的普鲁士社会主义。

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真正社会主义的萌芽。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劳动集体的活动中，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诞生的自治企业中，在实施员工入股计划的美国公司的工作实践中，在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中，在意大利的建筑公司中，在以色列的公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萌芽。最近，在俄罗斯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有工作者和企业入股的、实施各种自治制度的企业。其中包括跨行业的科学技术综合体“眼科显微外科”，M·哈尔塔耶夫领导的达吉斯坦农业联合体，有工作者入股的民营企业协会等等。在这些企业中，劳动集体的成员同行政管理人员拥有平等获得股份收入的权利，这些权利使他们成为自己工作的企业的主人。

如果在社会中全面克服了工作者同生产资料和劳动结果的异



化，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者和工作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主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劳动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已不再具有雇佣的性质，那么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概念就必然消失。因此，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谈论和期望消除雇佣劳动，或者“解放”雇佣劳动。

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在国家资本主义中财产和劳动产品属于国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的，它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成为企业集体劳动成果的共有者。

欧洲人在历史上将社会主义设想为同资本对立的社会。准确地说，这是否定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后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高工艺和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重新结合。这种结合为消除长期的社会异化创造了经济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全面实现民主化和自由。

### “新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策

社会主义者对雇佣制度的否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该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人。属于这类人的不仅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医疗保健和文化体系的代表、同电子技术和其他最新技术有关的专家，总之，这里指的是大量知识分子，是过去在旧社会主义概念中不属于雇佣劳动者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创造能力出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际上他们经常受到比体力劳动者更多的剥削。



当然，现代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的传统阶层：矿工、冶金工人、动力工程师、机器制造工作者等等。今天，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思想和政治的真空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全都是新自由主义破坏性改革的对象。这些改革使工人阶级的很多代表或成为潜在的失业者，或成为长期领不到工资的人。

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关注年轻人，首先是在校的学生。如今，他们实际上根本领不到国家提供的贫困补助金和助学金。他们只能满足于偶然的收入，他们是社会关系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毕业后将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并会受到街头不良习气的影响等等。由此在年轻人中间出现了大量的犯罪现象以及缺乏道德和反社会的各种行为。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尖锐问题是占国家居民三分之一的退休者、劳动和战争的残疾人问题。这些人昨天可以按时领到自己的退休金和补助金，而今天很多人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并面临着失去住所的现实。

众所周知，政府的现代金融政策使所有被称为预算人的人，即退休者、教师、医生、工程师或军人濒临贫困的边缘。所有这些人在反思自己的严峻处境时，都向往公正的思想，因此需要能够代表他们政治利益的组织。“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成为这样的组织。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应该表达雇佣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应该表达资本代表者的利益。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杜马选举党团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具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工会和政党曾试图不仅表达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也表达资本的利益，结果遭到失败。现代社会主义者应该汲取这个失败的教训。他们至多能够做到的就是——捍卫正在经受来自民族大资本和买办大资本强大压力和竞争的那部分小资产阶

级的利益。

雇佣劳动者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依靠力量。应该制定明确的社会经济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个政策应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使国家摆脱总危机的直接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部分是同更遥远的前景即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任务联系在一起。

在第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应该彻底放弃当前改革中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是毁灭本国的经济。应该根据有同样危机经历的国家经验，制定振兴本国经济的新方针。这里首先指的是把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罗斯福的“新政”，德国和日本战后恢复经济的纲领，中国当前的改革。

俄罗斯需要的不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货币思想，而是以发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潜力、依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商品供应量来扩大国内市场的思想。总之，我们需要的不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而是马克思、凯恩斯、邓小平的思想。

绝不能将决定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的安全的那些经济部门私有化。社会主义者应该主张在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领域实现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他们应该主张采取这样的私有化形式，即把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转归劳动集体所有。国际经验证明，有工作者入股的企业比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更有效率。

苏联人民过去为建立现实社会主义而做出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绝不能再次彻底退回到野蛮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和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占普遍统治的时期。不应该惧怕把企业转交给在企业工作的人，即让劳动集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为“新社会主义”奠定现实基础。





为了减少、直至消除失业者，“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必须实施同大力扩大社会的运输基础结构（道路、桥梁和社会设施的建设）、刺激住宅建设、建立农产品加工的中小企业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有关的重要的社会纲领。必须在俄罗斯恢复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各种所有制形式自由竞争的机制。

必须给予军事工业综合体以第二次生命，帮助它们建立适用于两种用途（军用和民用）的工艺和产品。

必须实行刺激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金融政策。这样的金融政策必须对重建的企业、建筑业和农业生产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农业应该实行类似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征税制度。

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现代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该在建立这样的工艺基础，即能够最终将繁重的体力劳动从社会生产领域排挤出去，用革新家、发明家、学者等的普遍劳动取代体力劳动的前景中得到实现。他们应该把未来的俄罗斯同后工业时代的工艺和信息工艺、自动化以及采用机器人的工艺联系在一起。

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最终目标是，消除雇佣劳动的剥削，将所有劳动者变成社会生产的主人，克服社会的两极分化，建立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经济潜力。

至于居民的社会保障，社会主义者应该始终捍卫他们的劳动权利、及时和公平地得到报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和养老的权利。他们主张重建苏维埃政权时期值得肯定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人人可以得到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广泛建立幼儿园、劳动和休息的夏令营的分支系统，为母亲和儿童提供保健。

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确定怎样的社会经济政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取决于他们与政权的关系，即他们是政权的反对派还是当权派这一具体情况。

## 附 录 二

###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sup>①</sup>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深奥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精髓，谈谈那些假朋友和攻击者的无知，这些人的名字数不胜数。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几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兴奋，这使我无法从事这样的写作。这种兴奋可以让聪明人变成弱智。

#### 消失的兴奋

这种兴奋来源于一位“头脑清醒的”著名政治家，他在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和纽约的超市以后，马上认识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十分简单：因为美国商店的橱窗比俄罗斯的好，所以资本主义就比社会主义好，应该尽快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取消了过去对资本主义宣传的禁忌。

从这时起，很多禁忌被真正打破了：开始公开同社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普遍迷恋于资产阶级价值。而这种现象在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开始公开抛弃、甚至



---

<sup>①</sup> 该文首次发表于1994年的《真理报》，后收入《社会主义与俄罗斯》一书（2004年莫斯科YPC出版社版）。因这篇文章同本书的主要内容有一些联系，故作为附录收入——译者注。



烧毁曾经向往的党证，宣布资本主义是“世界文明的顶峰”，是“民主的堡垒”，是“乐土”。

如果过去通常是用黑色来描述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现在正好相反，只能用玫瑰色来描述。甚至连资产阶级社会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失业、卖淫等，在官方的媒体上也都被当作自由社会的正常现象和整个人类的现代文明成就加以报道。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文明社会”中谈论它是完全不体面的事情。如果回忆社会主义思想，也全是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加上“乌托邦的”、“宗教的”、“过时的”等形容词。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最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恰恰是从前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批的共产党员变成反共分子。

但是，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后，它所带来的兴奋开始逐渐消失。人们发现，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并非所有人都买得起，而私有制的统治和金钱至上的宣传不仅刺激了商业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也使犯罪活动猖獗、企业破产、社会和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对以苏维埃为代表的议会机构进行血腥迫害，这使资产阶级民主的很多辩护士也缄口不言了，因为这件事证明，反对派是对的，不承认现政权是民主政权的从前持不同政见者也是对的。

于是，逐渐开始转换路标。有些人昨天还走在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今天却开始大谈自己喜欢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喜欢劳动人民。1994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打出了一个标语：“资本主义——臭狗屎！”这句话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人们开始清醒了。年轻人对俄罗斯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但是这个判断并没有回答历史选择的问题。其实，同原来所说

的一样，这种选择仍然只能是具有“铁的必然性”的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所产生出来的。

我还没来得及将这个想法写出来，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反对者的形象，他说：“你看，又谈社会主义。老生常谈的话题还要重复多少遍？我们已经经历了社会主义。你这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过去，你还想恢复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还想把极权制度强加给我们。够了！”

我想安慰一下我的反对者。社会主义思想的任何一个文明的拥护者都不愿意倒退，特别是不愿意退回到过去的兵营式制度。其原因首先是，这样的制度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是由于新出现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大众的贫困和社会保障的全部丧失，才使人们产生一个想法，认为我们过去的制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但是这个思想同科学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 过去共产主义的神话

有人引用著名社会学家和政论家亚·季诺维也夫的有关评价来反驳我。季诺维也夫不止一次地说，停滞时期的苏联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完美体现。而从前科学共产主义的教师Г·布尔布利斯等人在谈到俄罗斯过去的共产主义时，则持相反的立场。

我认为，上述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但是，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在于，他用自己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体某种自然的和永恒的原则，而布尔布利斯则是以其特有的口是心非和教条主义在提供伪证，他过去不加批判地接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思想，现在又全盘接受西方的苏联学研究人员对



苏联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解释。

事实上，无论是斯大林在世时的苏联社会，还是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社会，当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次复杂的尝试。一方面，这种尝试证明，社会能够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存在。这个社会可以在智力发展、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状况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另一方面，这种尝试也证明，只要共产党人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和支持共产党人。如果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发生官僚主义的蜕化，如果党的战略目标被党的领袖个人的或暂时的利益所偷换，那么就会发生共产党人的政治颠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种情况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苏联。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最初是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的。由于共产党的垮台，工人阶级遭受到巨大的失败，他们不得不重新为自己寻找政治代言人。新的左翼运动能否成为这样的代言人，未来会证明的。目前工人运动正处在思想探索和寻找自我的阶段。

俄罗斯工人阶级遭到历史性失败的一个原因显然是，它的领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观点。这个缺陷今天仍然存在。

### 领袖们在认识上的错误

与一贯拥护国家强力政权的共产党人的意见正相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由国家机构“自上而下”建立的，不如说是

由群众“自下而上”生动地创造出来的。按照革命领袖的意见，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应该对群众中产生的经济活动和自治活动的进步经验进行概括和推广，而不是对其进行虚构的杜撰。

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以后，劳动人民独立的经济活动和自治活动以及他们生动的社会创造活动被党和国家机构公式化的官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完全按照“上面”的指示进行建设。国家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过分膨胀和强化了。这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道路观点所导致的结果。斯大林认为，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被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或苏维埃的那些人，而是领导国家“执行机构”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质——人道主义问题更不重视。在阅读到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时，他在书的空白处批注：“这指的是什么？”最终，这种观点导致了强制集体化的悲剧，使人们盲目地相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从而出现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恐怖局面。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他打算把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同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组织生产方面的最优秀成果结合起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和最广义的文化的发展不实现巨大的飞跃，列宁就不打算进行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生产的实际社会化。但是，他的“继承人”却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从形式上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用指令性手段推行社会主义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并没有开发出新制度可能的潜力，还破坏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种情况在30年代末表现得最明显。当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成，计划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无阶级社会。而那时仍有80%的居民生活在农村，很多住房还没有电灯，大部分中年人依然是文盲。





斯大林的政治继承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认识也很无知。当时，赫鲁晓夫宣布，到 80 年代末建成共产主义。他和他的助手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更何况共产主义根本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到来。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宣布在未来 20 年时间里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时，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只要还存在雇佣劳动，只要还是按照劳动的规定、而不是根据自由时间的规律来发展社会生产，只要在社会生产中体力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仍占据很大比重，那么，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在赫鲁晓夫之后，没有人对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任何新观点。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只是将苏联共产党第三个纲领提出的任务向后延期，并没有触动它的庸俗方法论。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关于依靠科技革命和使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改革尝试被叛乱分子所中断，他们反对改革的方式和目的。结果，在民主派反对叛乱分子的浪潮中，以叶利钦为首的右翼力量于 90 年代初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最后，70 年苏维埃历史所取得的所有积极的成就全都被新资产阶级政权废除了，于是劳动人民重新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办？

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应该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抛弃其中所有被歪曲的内容，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将社会主义的科学同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 历史之谜的解答<sup>①</sup>

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对社会主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297 页。



理想的经典定义，宣言第一次以科学的通俗形式证明了出现联合体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由于这个社会理想是以从前的全部思想财富——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的，所以，我认为，至今还没有任何思想能够取代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把未来社会的定义同“现实的人道主义”、“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自由王国”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定义都明确指出了人道主义的传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支持这个传统。今天，某些“强烈的”民主派分子和像小丑演员一样的人企图把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非人的”本质，因此，我想告诉他们：“先生们，你们读的那些书不是社会主义的书，你们研究的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

遗憾的是，今天，无知的不仅是职业的反共分子和苏联学研究人员，而且还有那些只会高呼共产主义空洞口号的人。正是他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已经过时，应该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这样的宗教混合物来取而代之。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仅代表这个词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它们还是人类在此之前整个历史发展的反映。因此，马克思绝不是偶然地称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那么，这里要解答什么样的历史之谜呢？

我用下面这些问题来表述。难道注定一些人要永远“自己辛勤地”谋生，而另一些人则可以不劳而获吗？人们不再互相伤害和剥削的时代会到来吗？历史的进步何时才能摆脱喝死人脑浆的恶魔形象？

如果拘泥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和空洞的社会历史观点，并用这样的观点来证明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私有制是永恒的，应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该把人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创造者和执行者、劳动者和非劳动者，那么，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的功劳恰恰在于，他开创了全新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不是以宗教的意志和使命为基础的，而是以从事生活必需资料的生产的人的劳动为基础的。

马克思正是在劳动和劳动分工中看到了人类矛盾发展的根本原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划分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即一方面，促进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确定人的阶级界限，因为人始终没有停止“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斗争。

在分析这种斗争的原因时，马克思指出了劳动的划分和由劳动划分而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暂时性。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及其继承人是一群不正常的人，因为他们把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仇视看作是永恒的。显然，这些人是敲错了门。正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宣布，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目标不是幻想家虚构出来的，而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反映。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必然出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和资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条件。只有在消灭这些对立之后，社会进步才不再是残暴的恶魔，它将抛弃自己非人的对抗形式，为自觉控制历史让位，从而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王国”的形成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向这个“自由王国”的运动中，人类“演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典型阶段：完全的个人依附（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货币、经济依附条件下的个人独立（资本主义），最后，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种历史观中根本没有空想的因素，因为这种历史观是建立在经过经验检验的生产发展的事实之上的，首先是建立在生产的工

艺基础之上的。人并不是注定永远要为谋生而“流血汗”。自动化不仅消灭了非创造性的体力劳动，它还发现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暂时性。资本在这里遇到了明显的自我否定的情况。它或者无偿地供养被自动化排挤出生产领域的工人（这是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对立的），或者将整个生产过程停顿下来，这就等于不仅牺牲资本，而且还要牺牲社会。

当代危机和失业现象反映的就是社会发展的这种现实情况。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正是实现这种过渡的那个社会力量。

##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整个历史正在向社会生产全面自动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很多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都在大谈所谓的“电子技术的”和“后工业的”社会。所有最新的工艺和自动装置工厂、生产中使用计算机和脑力劳动的比重迅速增加，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创造性劳动已经成为选择职业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系统和信息银行的任务就是满足人们的各种精神需求。

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不具有民族的性质，而是具有世界性的全球化性质。资本实现国际性的社会化和劳动人民加强国际团结的过程，跨国公司和政治、科学和生态性质的各种国际联合会的出现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

今天，人类面临着生产、核能、日用化学工业自发性发展所造成的全球性的消极后果。所有这些后果都为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带



来很多问题，如果各个国家和民族不进行共同的努力，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最后，证明社会主义时代正在到来的是这样一些现象，例如经济的集体自治，工人是自己工作的这个工厂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这些萌芽，这使我们有理由说，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具有新的生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的鼯鼠正在向需要的方向掘进，虽然并没有希望的那样快。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生产普遍自动化的程度。同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具有全球的性质。工人阶级日益国际化，由于工程师、程序设计员、服务业工人等雇佣劳动者的加入，使工人阶级的范围急剧扩大。所有这一切都向左翼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左翼运动不能不对新的剥削形式加以考虑，因为一方面，知识劳动日益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继续保留和实行野蛮的剥削方式。而我们国家正在日益向这个世界靠近。

应该注意到，“亿万金元”的发达国家依靠对落后国家 50 多亿人民的剥削，还在继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将来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创造了现实的社会前提，而这种革命改造迟早会取代所谓的早期社会主义革命。

以我们国家为例，历史证明，马克思关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是一个长期和痛苦的过程的论断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的事实也证明，社会主义，同当时的资本主义一样，是不会马上就站稳脚跟的。看来，俄罗斯工人阶级要想重新成为“自为阶级”，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严格锻炼。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在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衬托下，俄罗斯实行资本主义化所产生

的破坏力格外明显。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

最近十年，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新的危机和新的革命性变革的浪潮。左翼政党对此应该有所准备。

必须汲取过去左翼政党失败的一个教训：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最终目的的思想，不应该把阶级斗争的某一种形式绝对化。今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倒退，一方面表现为左倾思潮，另一方面表现为民族机会主义，即背叛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利益、将议会斗争和向对手妥协绝对化。如果左翼运动要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放弃这些错误的手段。



## 附录三

### 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

(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sup>①</sup>



被  
无  
知  
侮  
辱  
的  
思  
想

尊敬的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

由于您在文章和演说中多次做出公开声明，而这些声明的实质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用民族爱国主义的漂亮词藻取而代之，所以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您称这样做是“思想上的突破”，按照您的意思，这是俄罗斯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实行的。

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放弃“革命的跃进”，放弃“纯粹的国有制形式”。同时，您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要放弃“阶级斗争的激进纲领”，放弃“战斗的无神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您建议用宗教的和民族的价值，包括“共同性”、“国家爱国主义”、“强国”等思想取代这些“放弃”的原则。我马上表态：我不同意这样的“思想上的突破”。如果接受这样的思想，依我看，将会毁掉我们两人都身在其中的俄罗斯共产党。

您认为，您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实际上，您背离了马

<sup>①</sup> 该文发表在1994年俄罗斯《选择》杂志上。后收入《社会主义与俄罗斯》一书（2004年俄罗斯 YPCC 出版社版）。部分中译文刊登在《国外理论动态》（中央编译局）1996年第2期第14—16页。本书收入的是俄文版全文。——译者注



克思，而转向伊万·伊里因研究的白色运动的理想，这是同有觉悟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理想。我认为，您同我一样，并不希望俄罗斯社会实行野蛮的资本化和美国化，但在否定这种做法的同时，应该向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前进，而不是向过去的中世纪倒退。按照您的意见，俄罗斯“已经不需要”革命，需要的是进化。但是，辩证法认为，进化不可能离开革命而存在。此外，您反对“革命跃进”，实际上就是让群众放弃反对反人民的制度的权利。但是这个制度却保留着反革命的权利，而且，今天它还在顺利地施展这个权利。与此同时，历史并没有为革命和反革命规定任何限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领袖、政党、甚至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现象。您如果研究一下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就会相信这一点。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革命的结果是历史上衰亡的阶级让位给上升的阶级。而在反革命中，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结果，比如1991年8月，反动的黑社会买办资产阶级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自发民主运动中上台。这个资产阶级使人民陷入贫困，使国家全面解体。资产阶级实行的政策激起劳动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正是在这个时刻，您建议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纲领，您紧跟“民主派”，称阶级斗争的纲领是“过激的”纲领。

阶级斗争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观点，而不是极端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如果“极端主义”指的是发动武装斗争，那么喜欢搞极端主义的不是共产党人，不是劳动群众，而是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的现政权。当然，每个家庭里都不免有缺陷。在共产党人中间也有过激分子。但是，哪个群众性政治运动没有这样的人呢？

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从来不是、也不会是极端主义者，因为同斯大林主义者不一样，他们不赞成为了最终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



思想。同时，他们从来不是，我希望，他们将来也不会是不抵抗思想的拥护者。总统及其身边的人肯定非常喜欢不抵抗思想，在炮轰白宫之后，他们就建议所有政治力量签署公民和平和解协议。我认为，这个倡议是当局对选举失利的一种特殊的报复，是用和平手段压制反对派的一种尝试。我希望，作为杜马议员，您不要被这种诱饵所迷惑，不要指望当局会对改革方针做出重要修改，会向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面转变。我想强调，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理想上是反对暴力的。他们更不主张打内战，因为在内战中牺牲的首先是劳动群众。但是只要存在剥削，人民就有权用暴力反抗施暴者。谁也不能剥夺他们这个权利。

现在我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从所有的情况来看，您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您引用“共同性”、“强国”、“人民性”的概念时，并不想指出所有现代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并且，我认为，您把国家看作是某种不变的和永恒的组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国家也是如此。

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神化国家的作用。而且，同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们是反对国家强力政权的人。他们认为，哪里有国家，那里就没有自由，哪里有自由，那里就不可能有国家。与此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国家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人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主张用社会主义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把自己的战略同把国家变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都企图强化国家的作用和使国家官僚主义化，以此来替代民主化和国家消亡的过程，最终使国家脱离人民，结果导致党的战略崩溃，资产阶级制度在俄罗斯复辟。而今天谈论强化国家的作用和强国岂不是更荒谬

吗？这正是总统及其周围人所呼吁的。

现在谈谈国有制。您反对“纯粹的”所有制。这是对的。但是这与马克思有何相干呢？就其实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它从来没有把国有制绝对化，它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国有制将变成全民所有制。至于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曾允许各种集体所有制形式，甚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国有制并存。这里全部问题在于允许的限度。

现在我们从所有制关系转到“国家爱国主义”思想上，您把这个思想作为党的重要思想强加给党。但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国家爱国主义”这个提法。它指的是什么？是热爱祖国，还是热爱国家？如果指的是前者，那么“国家”一词有何用处，如果指的是后者，那么请问，热爱什么样的国家？是热爱叶利钦的国家，还是热爱被叶利钦解散的苏维埃国家？如果不做这个分析，那么可以给“国家爱国主义”思想随便添上任何内容。而目前执政当局正是这样做的。它把自己标榜为俄罗斯完整和安全的保证，把双手沾满鲜血的叶林和格拉乔夫标榜为英雄和爱国者。

您把“国家爱国主义”思想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国际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国际主义掩盖了对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冷漠态度”，掩盖了“世界背景”的世界主义野心。

我不知道，什么是“世界背景”，但我知道，什么是世界资本或跨国资本。它并没有隐藏在“背景”的后面，而是公开掠夺各国和各族劳动人民，自由地渗入到各个大陆，渗入到各个国家，比如以色列或俄罗斯，日本或德国。世界主义是这种资本的意识形态，是为这些资本自由通过各国边境和海关辩护的。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要在意识形态上肯定新的世界划分和世界新秩序，而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这种新秩序中只能起半殖民地的作用。同时，这个概念同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同国际主义截然对立的，国际主义要求劳动人民在反对世界资本及其各国民族资本的斗争中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联合。

我认为，绝不应该像您那样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对立起来。一个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和文化的真正的爱国者不能不是国际主义者，而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不能不是爱国者。

我在阅读您的书时就确信，您越来越接受将共产党融化到民族爱国阵线中的政策，主张把党演化成“民粹主义运动”。对此，我也不能认同。

毫无疑问，联盟解体，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和社会屈辱感，不可能不在俄罗斯社会中激起爱国情绪的蓬勃高涨。在这个浪潮中出现了数十个民族爱国组织，它们为反对将国家变成半殖民地而斗争。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是为共产党人在反对统治制度的共同斗争中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族爱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创造条件的过程。

如今，大量极端民族主义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组织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得到上层人物的默许，打着“俄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旗帜，到处炫耀自己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观点。在当局的倡议下，很多城市开始对所谓的“高加索人”进行民族清洗。作为回应，在高加索和中亚，反俄情绪高涨起来。这是对劳动人民国际利益的打击，是对生活在独联体境内的多民族和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沉默。他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各种形式和种类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坚决打击对民族特征的任何歧视和任何迫害。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共产党人今天是否必须放



弃“战斗的无神论”？似乎，宗教的和准宗教的宣传并不是不够。我们在周围看到和感受到的不是无神论的影响，而是“战斗的教权主义”的影响。请看：在几乎所有的大众传媒工具里都挤满了牧师、毛拉<sup>①</sup>、拉比<sup>②</sup>、天主教教士、各种占星家和预言家、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和魔法师。无神论的世界观正在从劳动者的大众意识中被全面清除。所有教堂的讲道台都号召劳动者容忍和服从现存的、反人民的政权。而在这种时候，您竟然谈放弃战斗的无神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从来都反对宗教歧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而且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sup>③</sup>。马克思主义证明了宗教世俗的和实际的基础，但并不主张消灭宗教，而是主张消灭与奴役、剥削和人的异化相联系的宗教的世俗基础。宗教号召人民容忍这个世界，共产主义则号召人民改变世界。宗教号召人民祈祷，共产主义则号召人民行动起来。那么，自然有人要问：您号召人们干什么呢？

最后一点。我总是饶有兴趣地聆听您的演说，您在演说中常常激动地讲述执政当局的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我时常发现您的一个特点。只要您一讲到实际结论时，您的激动就消失了，您马上就变成不抵抗邪恶主义者<sup>④</sup>：在急需采取革命行动的地方，您大谈议会，在需要坚定的原则性的地方，您却呼吁和平，甚至呼吁同那些当时瓦解联盟和驱散议会的人合作。这种实用主义难道不是庸俗的机会主义吗？

① 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注

② 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0页。

④ 这是列·托尔斯泰学说的用语。——译者注



我坦率地告诉您，当我得知，您，议会议员，竟没有去声援在白宫门前抗议的矿工，我是多么惊讶，白宫距离国家杜马大楼并不远。难道这就是您放弃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的结果吗？这些原理中包括工人阶级先锋作用的原理。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应该随着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无疑，今天必须放弃斯大林时代、停滞时代和改革时代实践中许多没有得到证实的、过时的理论观点。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绝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最后，我希望您重新考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我相信，不是民族主义思想，而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能够引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危机，能够结束大量的社会和民族冲突，能够将俄罗斯复兴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